民國叢書

第三編

·48·

語言·文字類

中國訓詁學史　胡樸安著

訓詁學概論　齊佩瑢著

訓詁學引論　何仲英著

上海書店

訓詁學引論

何仲英
齊佩瑢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五月再版

國學小叢書 訓詁學引論一冊（二一五四二）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何仲英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穗宜）

群

目次

第三章　現在方言……七六

訓詁學引論

第一章　訓詁

一　訓詁溯源

訓詁是關係字義方面的一種專門學術，牠的由來是很久的。自從劉歆七略標有「小學」的名稱，隋書經籍志就分牠為訓詁，體勢，音韻三類。以後王應麟在玉海裏更說得明白。

> 文字之學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衡從曲折之殊；說文之類。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爾雅方言之類。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

所以訓詁學也是文字學的一個重要部份。

「訓詁」二字，可以合起來講，也可分開來講。因為訓詁的方法本來含有兩種：一種是以「今

字釋古字雅言釋方言」的，叫做「代語；」一種是以數字說明一字的義蘊的，叫做「義界。」張輯雜字說：『詁者，古今之異言；訓者，謂字有意義也。』（引見釋文）郭璞也說：『釋詁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爾雅釋詁注）就兩家所說，可見詁是通異言，訓是說字義，各個意義原本不同。

又查「詁」「古」「故」三字同韻互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大戴禮小辨『爾雅以觀於古。』所以「古」即是訓詁的詁。「訓」與「順」通。書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幷引作「順。」說文「順，理也，」謂陳述文字的義理。那末詁爲古今的代語，訓爲文字的義界，可以無疑。這是指分開來說的。再如詩人所謂古訓，（詩蒸民「古訓是則」）漢志所謂故訓（六藝略著錄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那就是合起來說，成爲一個意義了。

爾雅釋詁『訓，道也。』鄭玄周禮注『道，說也；道猶言也。』可見訓與言說的意思並無區別。孔氏詩疏乃說『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邢氏爾雅疏也說『此篇以物之事義形貌告道人，故曰釋訓。』專就形貌說，未免太狹，是不正確的。

陳澧說「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莫。」（東塾讀書記）文字的功用本來是代替語言的。語言既因地方不同，文字又隨之而異；學者拿現在的語言來解釋古語，或是拿方言來證明雅言，和殊語的互相翻譯是一樣的。所以班固說「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阮元說：「雅言猶官話，爾雅，方言之近於官話者。」他們說明訓詁的起源是很明白的。試舉例如左：

爾雅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孟子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這是言語因時間不同而變更的，所以能夠互相解釋。

說文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左傳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國策　周人謂鼠未腊者朴；鄭人謂玉未理者樸。

這是言語因空間不同而變更的，也能夠互訓。

在時空兩說外，還有一個最大原因，就是學者所謂「正名辨物。」荀卿說：

異形離心交喻。（從王念孫讀）異物名實互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此所爲有名也。（正名）

因爲形有同異，希望大家心裏明白，是不容易的。倘若有個名兒來區別，那就容易共同了解了。所以凡是位有高下，物有大小，時有久暫，事有輕重，都給他一個特殊的名稱。說「戰」就有「攻」「伐」「侵」「襲」的不同，說「荒」就有「饑」「饉」「康」「侵」的各別；「戎」「夷」因「西」「東」而分名；「茁」「蒐」因「春」「秋」而改號。倘若不把牠的涵義弄得清楚，定個界說，那末「名實互紐」一切學術都不能成立了。這是訓詁起源的最大成因。不能因爲牠過於麻煩，就隨便忽略。須知時有古今，物有因革，古人的分名也許現在不必要，現在的分名也許古人未曾有。我們從訓詁學上的眼光看，凡一個名物產生轉變消滅，都是有意義的，有需要的，不是貿然的。

以上是說訓詁的起源，再說訓詁學的發生。

訓詁學的發生是在東周時候。爲甚麼始於東周呢？一則呢，當時去古未遠，古人的微言大義，猶可想像得到；若不記載，恐將湮沒。一則呢，當時政權旁落，諸侯各國，各操土音，與王都的音不合；要想彼此了解，自然要說明了。所以訓詁學因之而與。

總起來說：周易繫辭就是訓詁上經的；左氏公羊穀梁之傳，就是訓詁春秋的；禮記就是訓詁周禮儀禮的；而爾雅一書尤爲訓詁學之祖。分開來說：或以音訓，或以形訓，或以義訓。義訓之中又有以事訓，以理訓，以時訓，以質用訓，以尊卑訓，以地位訓，……分之至於無可分，合之至於無可合。這些方法，實在開漢儒訓詁的先聲。

漢儒於六經諸子，皆有注解，就是因爲那些文字難解的緣故。他們的訓詁方法，和東周一樣，或解字義，或解字音。以字義寓於字音者爲正例；所以假借的例，漢儒訓詁中最多。其尤妙的還有兩件：（1）以今語訓古語，（2）以今制訓古制。以此類推，古訓自明。

漢人解經，相傳昔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杜林有倉頡故：這些書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只有孔鮒的小爾雅，揚雄的方言，劉熙的釋名。

漢代以後，魏晉南北朝諸儒，訓詁仍守漢儒家法，不過用語較多。訓詁書最有名的，莫過於魏張揖的廣雅，網羅遺訓，多多益善。到了唐代，有所謂「義疏之學」；以「疏」釋「注」，和以「注」釋「經」一樣。因爲漢魏以前的文已經不是隋唐的人能夠了解了。有了漢人的注，然後漢人能解古書；有了唐人的疏，然後可因漢注讀古書。所以訓詁學是讀古書的工具。

宋儒重義理，所論皆切於身心的事。而且承佛教盛行之後，講求聖教，更不遺餘力。當時的章句學問，雖則不及兩漢，然而他們拿俗語立訓，也是開訓詁的一個新紀元。這時期中訓詁書最有名的如隋曹憲的博雅，宋陸佃的埤雅，羅願的爾雅翼，明朱謀㙔的駢雅。

及至清代，其初感於明末王學的游談無根，由顧炎武等起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於是辨僞者有人，考證者有人，著新疏者尤有其人。他們治經的途徑，全賴文字學，尤其是訓詁學。訓詁學最精的莫過於王引之經傳釋詞和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而阮元括囊前訓，徵引羣書，撰經籍纂詁百六十卷，尤能集古今訓詁的大成。

海通以後，又得到西洋文字比較的機會，審詞度例，益加精密。如馬建忠的文通，章士釗的文典，

楊樹達的詞詮國文法，在訓詁學中又開了一個新例。這是歷代訓詁學的概略。

二　訓詁法

訓詁二字的意義既然各別，所以訓詁的方法也各個不同。

先說訓法。訓就是文字的義界，把文字的內涵陳述出來，使得牠的意義明確。古人造字，往往僅重形體聲音，忽略實質。如日形圓實就叫做實；（日實音同）月形半缺，就叫做缺；（月缺音近）鶴，雅，象牠的鳴聲；菱芰象牠的多角：——各循一體，不能包括全部。而且詳於外表，不問內容。如「人」字「象臂脛之形」，不管他的理智；「天」字訓「顛」，只知方位，不曾說到功用。比較近代邏輯的精神，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但也有九個條例。

一、表實的訓法。

爾雅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荀子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公羊　京師者，天子所居也。

穀梁　春曰田，夏曰苗。
詩毛傳　王者，天下之大宗。
禮鄭注　宗者，祖稱之正體。

二、表德的訓法。

易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國語　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
左傳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
爾雅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韓非子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說文　馬者，武也；羊者，祥也；人者，仁也，鬼者，歸也。

三、表業的訓法。

左傳　正曲爲直；參和爲仁。賞慶形威曰君；經緯天地曰文；師衆以順爲武。

戴記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尚書大傳 學，效也。

四、因形爲訓法。

左傳 止戈爲武；皿蟲爲蠱；反正爲乏。

穀梁 人言爲信。

韓非子 自環爲厶；背厶爲公。

說文 一貫三爲王；推十合一爲士。

五、相反爲訓法。

爾雅 徂，存也。

郭璞注 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曏，以故爲今也。

禮鄭注 臭訓爲香。

左傳 廢六關。（廢，置也。）

六、一字歧訓法。

周禮鄭注　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按典字从册在六上，本訓大册；所謂經，常，法，皆是引申的訓法。）

鄭玄禮序　禮，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按禮字从示从豊，本訓祀神致福；引申訓履，訓體，訓裡。）

七、字兼正反兩訓法。

爾雅　讎，匹也；敵，匹也。

劉向別錄　讎書，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也。

國策　鄰國，敵也。

八、二文互訓法。

爾雅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說文　垣，墻也；墻，垣也。譸，訓也；訓，譸也；標，木杪末也；杪，木標末也。梡，棞木薪也；棞，梡木未析也。

九、同事異訓法。

左傳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公羊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再說詁法，最重音訓。段玉裁說：

聖人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廣雅疏證序）

因爲字義何以分歧，是由於古今殊語，方俗異稱。古今如何殊語？方俗如何異稱？大多由於雙聲相轉，疊韻相迻，所以音同音近音轉的字，往往其義相通。這是字義和字音的關係，講詁法的不可不知。統計其例，大別有七。

一、同字相詁例。 一個字有幾個音，或是一個字有幾個義，古人每每分別牠字虛實，假定牠的

音讀，而以本字爲訓。例如：

易　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

孟子　徹者徹也。

詩序　風者風也。

戴記　親之者親親之也；樂也者樂也。

二、同聲相詁例。　爾雅同義的字，聲多符合。孔鮒小爾雅也以同音的字互訓。劉熙釋名更全以聲解字；穿鑿雖多，字義關係字音當然不可磨滅。馬鄭說經，用什麼「讀爲」「讀若」的例子，以爲古字相通，也是音近義通的證據。例如：

易　彖者材也。

爾雅　粤，于也。卬，我也。復，返也。

孟子　畜君者，好君也。序者射也。

說文　旁，溥也。祈，求也。趜，窮也。

釋名　星，散也。火，化也。

三、同韻相詁例。

易　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

爾雅　還，返也。穀，祿也。基，始也。

左傳　枵，耗也。

孟子　庠者養也。校者效也。

禮記　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愁也；冬之爲言終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

說文　貉之爲言惡也。神，引出萬物者也。士，事也。禮，履也。福，備也。走，趨也。狗，叩也。葩，華也。

釋名　衽，襜也。

詩鄭箋　旱，暵也。

尚書大傳　旋者，還也。

四、轉韻相詁例。

爾雅　顚，頂也。哲，知也。

賈子　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

說文　菸，鬱也。比，密也。

釋名　風，放也。

詩毛傳　空，窮也。

五、合音爲詁例。　宋沈括說：「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的例子。鄭樵說：「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是也。」顧炎武又引蒺藜爲茨，胡盧爲壺，鞠窮爲芎，丁寧爲鉦，僻倪爲俾，奈何爲那……等例子。所以明白音讀疾徐長短的分別，緩讀則成二音，急讀則爲一字，就能夠相詁了。其例如左：

爾雅　不聿爲筆。

詩鄭箋　卒者，崔嵬也。

方言　鷄，陳楚宋魏之間謂之䲹鴟。

六、聲韻遞詁例。　數字或同聲或同韻，而展轉訓釋。例如：

易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莊子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戴記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福者備也；備者備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謂之備。

七偏傍相詁例　黃承吉王聖美皆主右聲之說，以爲字義皆起於右旁的得聲。其初造字的人，先有右旁的聲，後乃增加左旁的形。所以古人常常拿有偏旁的字和無偏旁的字相詁。例如：

易　咸，感也。夬者決也。兌者說也。

荀子　君，羣也。

論語　政者，正也。

孟子　征之爲言正也。弓，穹也。

詩鄭箋　上之言志也。藻之言澡也。芮之言內也。

三　訓詁的術語

訓詁法既然明白，訓詁的術語還須知道。因爲古人的文法觀念儘管比現在的人要差得多；可是他們對於一個詞的性質和義蘊，總想竭力地顯露出來。他們又儘管不懂說明某詞是某詞性；可是我們從他們所用的種種術語看來，也未嘗不可看出一些區別。現在姑就漢人以前書中所用的訓詁術語，歸納成若干類，分別說明舉例如左：

(一)者、諸。「者」者，別事詞也。如說文『無聲出涕者泣；』『哭，哀聲也。』出涕而有聲者自然是哭，用不着說；無聲而出涕，就不得不加注解了；這是「哭」「泣」的分別。用一個「者」字使得某詞和他事有別。又如釋魚『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即「者」字。郊特牲『或諸遠人乎？』亦作『或者遠人乎？』只要舉一個，其餘用「諸」來分別，所以「諸」有「衆」義。或訓爲「之；」或訓爲「之於，」那是雙聲疊韻的關係。

(二)猶。漢儒注經，用「猶」的例有二：一、本來意思不同，後來展轉可通。如禮器『德發揚，詡萬物。』鄭注『詡，猶普也。』那就是說「詡」的本義爲「大言，」現在展轉訓而爲普，故曰猶。二、以

今喻古。如魏風葛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摻摻，猶纖纖也。』因為漢人說手好叫做「纖纖」和周人說「摻摻」一樣。

(三)為、謂、曰。 凡說「為」「謂」「曰」的，皆是直陳其事。如賈逵左傳解詁『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樂記『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鄭注『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詩小雅『憂心如酲。』毛說：『病酒曰酲』

(四)謂之。 凡一物有兩個名稱的，就說『某謂之某。』如檀弓『塗車芻靈。』鄭注『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

(五)當作、當為。 凡有字誤或聲誤而須改正的，則用「當為」或「當作。」如檀弓鄭注『臺當為壺』易注『寡當作宣，』詩箋『綠當作緣。』是字誤；檀弓鄭注『填地當為奠徹，』是聲誤。

(六)言。 有宣明推衍的意義。如檀弓『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鄭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商頌烈祖『八鸞鶬鶬。』鄭箋『言文德之有聲也。』

(七)讀若、讀為、讀如、讀曰。 凡說「讀若」的，是模擬牠的聲音：如儀禮鄉飲酒注『如讀若今

之若；』聘禮注『藪讀若不數之數。』凡說『讀爲』的，就換了另外一個字：如論語鄭注『純讀爲緇；』『厲讀爲賴。』「讀若」也說「讀如」：如呂覽季夏注『飭讀如敕；』士容注『盻讀如狩。』「讀爲」也說「讀曰」：如曲禮注『扱讀曰吸，繕讀曰勁。』『說文有「讀若」「讀如」無「讀爲，」則但擬字音，未有易字也。』劉師培說。

(八)之言。　凡說「之言」的，必得音義全通；既不像「讀爲」的換字，又不像「讀如」的諧音。如周禮載師「載之言事；族師『師之言帥。』

(九)作。　凡說「作」的，牠的音讀必定相通。如月令『審端徑術。』鄭注『術，周禮作遂。』少儀『僎爵，』鄭注『古文禮僎作遵。』「術」與「遂」「僎」與「遵，」在音理上是相通的。

(十)所以。　說文『聿，所以書也。』段注『以，用也；聿者，所用書之物也。凡言所以者，視此。』如月令『省囹圄，』鄭注『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又『擇吉日大合樂。』鄭注『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

(十一)凡言『也』的，是語已斷定，毫無游移之辭。例已疊見，不再舉例。

（十二）辭也。　凡毛詩的條例，說明句中的助詞的，都用「辭也」來解釋牠。如「芣苡」的「薄」，漢廣的「思」字，草蟲的「止」字，載馳的「載」字，大叔於田的「忌」字，山有扶蘇的「且」皆是。說文內多用一個「辭」字。

（十三）貌。　凡說「貌」的，是形容牠的樣子。這些字不是形容詞，便是副詞。如論語鄭注『恂恂，恭順貌；』『便便，言辨貌。』古書「也」「貌」二字多互譌。毛傳『墫墫，舞貌；』說文『墫，士舞也；』段氏以爲「貌」之譌。因爲「貌」本作「皃」，書法容易與「也」相混的緣故。

（十四）屬、別。　凡名異而實同的叫做屬；如說文『秔，稻屬。』凡說「別」的，屬在其中；如說文『稗，禾別。』

（十五）或曰、一曰。　凡說「或曰」「一曰」的，是義有兩歧，一並存在。公羊莊二十五年解詁說得好：『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如天官內饔『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鄭司農說：『刑膴，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

（十六）或爲、或作。　凡說「或爲」「或作」的，必定彼此音讀相通。如禮運『然後飯腥而苴

孰；』鄭注『苴或爲俎。』內則『卵醬實蓼；』鄭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擱也。』

（十七）長言、短言、急言、緩言。　凡說「長言」「短言」「急言」「緩言」的，是語氣的高低遲促的不同。如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又淮南本經注『腦讀近殆緩氣言之，』地形注『旝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十八）以某爲某、謂某、今某爲某、某聲如某。　以今語釋古語，雖舉其字，猶或擬其音。如周禮天官醢人「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今河名豚脅，聲如鍛鎛。』又春官小宗伯「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這是說河間說鍛鎛，南陽說竁，本來沒有這個字；因爲讀「脅」的聲音如鎛，就知道牠應該寫作「膊」；穿地的聲音好像腐脆的脆，就知道牠應該寫作竁：這是言語學的事。因爲鍛鎛是豚脅，也就知道豚拍是豚膊；因爲脆是穿地，也就知道竁是穿壙：這是訓詁學的事。

（十九）古文、今文。　猶言古本今文。鄭君注經，卽以古文來校正今文，所以常說古文某爲某，今文某爲某。如儀禮士冠禮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古文紒爲結，今文禮作醴。』

（二十）故書作某。 鄭注禮經說『古文某爲某；』但他注周官，只說『故書某作某。』如天官序官注『嬪故書作賓。』這是一則因禮經有今古文二本，而周官無今文，所以不得稱古文；再則所見周官舊本已不是古文，所以改稱「故書」。

（二十一）今謂某爲某。 凡說『今謂某爲某』的，上某指義，下某指音。音是這樣，字未必是這樣；但拿牠的字來表明牠的音，使得牠和古代某字的音相近。如周禮夏官序官司爟注『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字當作涫。』考工輪人注『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字當作蒻。』觀啦，弱啦，是代表聲音的，而且是同音假借字。

（二十二）古字某同，古聲某同。 古今字是不同的，音讀當然也有分別；如若不一齊寫下來，恐怕人不明白。所以經注常說古字某同，古聲某同。如論語鄭注『古字「材」「哉」同耳。』周禮外府注『「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又詩東山箋『古者聲「栗」「裂」同也。』常棣箋『古聲「塡」「寘」「塵」同。』

（二十三）若今。 「若」是比喻之辭。漢人注經，不但以今語釋古語，而且以漢制說古制。如周

禮「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鄭司農說：「若今時舉孝廉方正、茂材、異等。」

第二章　代語的沿革

一　殷虛文辭例

我們要講到代語的沿革，除詩書外，在新發見的材料中，當然以殷虛的甲骨文爲最古了。殷虛文字的研究，自從孫詒讓羅振玉先後考據，已經認得十之六七；再經王國維的推證，在歷史上的發明，也關係很大。但可惜他們只注重單字，還不曾研究到詞類，更少有人分析出各個詞在文法上的關係。倘使能夠分析出，豈不是對於中國最古的語言，又多得了些例證？這也是訓詁學上一大發明。我們對於這一點，不得不欽佩胡光煒的甲骨文例了。甲骨文例分「形式」「辭例」兩篇。辭例篇卻是研究殷虛文辭的唯一參考品；我想殷代語言的組織，大概不能出乎這個範圍；今擇錄如左：

一、言「业」例。

业象人足，於今文爲止。其見於古經傳者：如詩草蟲曰：「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毛傳曰：「止辭也。」在卜辭則以业爲代詞。其用當於爾雅「之子，」猶言「是子」也。「之子，」古經傳皆以「之」爲代詞。「之」於說文爲㞢；求之卜辭，則有㞢與业形近。然考卜辭用㞢之例：或以爲「又，」如

殼乃丨㞢介夕（菁華六葉）

卽「俘人十又六人」也；或以爲「有，」如

夕㞢木戩（菁華一葉）

卽「允有來嬉」也；或以爲「告」之省；如

⋈㞢于且口（前編十二葉）

卽「貞告于且丁」也：其用與业絕異。殷虛卜辭二千九十八片文曰：㞢于业足證业㞢之非一字矣。凡言业者，其誼皆爲「是。」

㞢日允雨（前編七十九葉）

㞢是允雨，猶言「是日允雨。」

二、言「其」例。

「其」在卜辭，皆以爲擬議未定之詞；與般庚言「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易否九五「其亡其亡」，國語言「土膏其動」，言「土其俱動」相當。

其雨（戩十五・一）

此卜雨豫擬之辭；與詩衞風言「其雨其雨」正同。衞爲般畿內之地，或其語多沿般舊習。

己丑卜庚其啟（戩三十五・十四）

此卜晴之辭。曰「己丑卜庚其啟，」——段啟爲晵。

其獲其獲（菁華八）

此卜田獵豫擬之辭。曰「其獲其獲，」與「其雨其雨」例同。

三、言「不其」「弗其」例。

凡言某某者，爲肯定之豫擬。若其上加「不」加「弗」者，則爲否定之豫擬，與後世言「其不某某」者同。

[illegible]（藏龜之餘七葉）

「不其獲羊」猶言「其不獲羊。」

四、言「于」例。

凡言于，皆示所在；猶書言「般庚遷于殷，」詩言「有懷于衛，」「出宿于泲，」「飲餞于禰」之類。卜辭至七國金文皆用于；秦二世詔版文「其於久遠也，」始叚於爲于。爾雅「于，於也，」則以秦後之叚字釋本字。卜辭用「于」有三例：一以示地，二以示時，三以示人。

(1)繫地例。

[illegible]（菁一）

「土方征于我東圖，」與「遷于般」例同。

(2)繫時例。

于呇酒（前六・五十六）

「于春酒」（祭名）猶言「酒于春」。

(3)繫人例。

自田至于多后（前二・二十五）

「自上甲至于多后」與書多士言「自成湯至于帝乙」同。

(4)業詞後置例。

凡以「于」與業詞連用，則率在業詞之次。然在卜辭亦有業詞後置者。

乙巳卜賓貞三羊用于且乙（前一九・六方）

此言「乙巳卜賓貞三羊用于且乙」猶言「用三羊于且乙」也。後世昭十九年左傳言「室于色，市于色；」墨子非樂上篇言「野于飲食」，倘略沿此語例。

五、言「在」例。

卜辭概以中（古才字）爲在。（說文在从土才聲。）有繫時繫地諸類。

(1)繫時例。

[oracle bone inscription](前六・六十六前置例)

「在十月又二」,卽「在十又二月。」

[oracle bone inscription](菁華六後置例)

「六月在」卽「在六月。」

(2)繫地例。

[oracle bone inscription](菁華三)

「示降在格阜」,猶左傳言「有神降于莘。」

(3)時地並稱例。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在二月」言時;「在齊」言地。

(4)繫代詞例。

[illegible]（後下十）

「在兹」卽「在茲。」

六、言「乎」例。

言「乎」有二例：一同「于」，用以示事之所在；二段爲呼召之呼。

[illegible]（前七・二）

「貞勿登〇（當是人名）三千乎呂方」，猶言「貞勿登〇三千于呂方」也。

[illegible]（徵文四・五十九片）

「貞乎多羊逐明」，與頌敦「王乎史虢生」同例。多羊爲人名，至漢尚有用之者；印舉十八第十七葉有「郭多羊印。」

七，言「曰」例。

「曰」之用在卜辭有二例：一在句首，則爲發耑之詞；一在句末，則爲𠕁下之詞。

[illegible]（前六・六十六）

上言「王稽」者，記王問也；下言「曰大吉」者，記繇辭也。此「曰」字，下屬爲句。

千卅告合十冈分品キ亟（菁華六）

「子𡆥告曰」舉告者之名；「昔甲辰……」云云，紀告者之辭。此「曰」字，上屬爲句。

八、言「隹」例。

卜辭隹鳥同字，叚以爲發端之詞，或語助詞，或連屬詞。

(1)發端例。

隹癸其雨（前三・二十二）

此言「隹癸其雨」，爲繫日例。

隹王五祀（前三・二十八）

此言「隹王五祀」，與盂鼎言「隹王廿又五祀」同例，且皆綴諸一篇之末。此爲殷代及周初之通習。

(2)語助詞。

此多見于否定之語與「勿不」連文。

[illegible]（卜辭二千三百四十五）

「貞勿隹王往伐呂方」，猶言「貞王勿往伐呂方」

(3)連屬詞例。

[illegible]（前七・四十）

此言「卜鼎隹亞」。案詩無羊「旐維旟矣」，箋訓「維」爲「與」；疑此亦當訓「卜鼎與亞」矣。

九、言「自」例。

「自」猶「从」也；故用「自」者，亦或改用从。卜辭言「自」有四例。

(1)繫時例。

[illegible]（後上・三十二）

周語上載虢文公諫宣王之言曰：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與例同。

(2)繫方例。

[illegible]（前六・五十七）

詩文王有聲言「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與此例同。

(3)繫地例。

[illegible]

有往𢓊自盆與詩言「來歸自鎬」語例同。

(4)繫人例。

[illegible]（前二・廿五）

與書「自成湯至于帝乙」同。

十、言「今」例。

今下率繫以時，如言今日今月之類；或不繫時，直以今爲時，其例較少。

[illegible]（菁華八）

[illegible]（甲骨一・十七・五）

十一、言「眔」例。

眔猶暨也。說文「㐺部：息，衆詞與也。」虞書「息咎繇。」臮古文息。案臮即眔之誤。說文目部「眔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由目相及引申爲相暨及卜辭凡言眔，誼皆爲「暨」；古金文並同。

貞甲龢眔唐（前二・四十五）

言貞甲龢暨唐；與堯典「讓于稷契暨皋陶」例同。

十二、言「亦」例。

「亦」爲承上之詞。書康誥云「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是也。昭十七年公羊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凡卜辭用「亦」語必疊雙；或有省上文者，其例殊少。

[illegible]（菁華三）

上言「硪御王車。」下言「子央亦墜。」「硪」及「子央」皆人名。

[illegible]（菁華六）

上言「昔甲辰方征于蚁俘人十又五人」下言「五日戊申方又正俘人十又六人」也。來征者非異國，故誼當爲「又」。

[illegible]（菁華三）

此文曰，「乃茲亦有求」上無所承，爲「亦」之變例。

十三、言「乍」例。

卜辭叚乍爲則以爲承上之詞，乍聲轉。

[illegible]（前七・三十八）

此言「我其祀賓乍帝降若，我勿祀賓乍帝降不若。」以文誼推之，「乍」當爲「則」。書殷庚云：「國之臧則惟女衆；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有佚罰。」詩少旻云：「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語例與此正同。

十四、言「乃」例。

卜辭言「乃」有二類：一以爲曳詞，二以爲爾汝字。

[illegible]（菁華三）

此言「王稽曰乃茲之求。」

[illegible]（菁華七）

此言「其合[illegible]乃事，」與般庚言汝猷黜乃心，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勉出乃力，」語例並同；「乃」下皆有所屬。

[illegible]（菁華七）

「王曰侯虎踐女事，」猶上言其合[illegible]乃事。

十五、言「允」例。

「允」之爲言信也。詩衞風曰：「卜去其吉，終然允臧。」衞爲殷畿內之地，故猶言允。

[illegible]（戩十七・八）

此以「己未卜辛雨當雨，」事後皆驗，特記其下曰「允雨，」故所記文字不與原文同行也。

十六、言「亡」言「不」言「弗」言「勿」言「毋」例。

「亡」「不」「弗」「勿」等皆用爲否定及禁止之詞。其讀皆爲脣音。且多冠於語耑，蓋以脣音發耑于語爲便故也。

[甲骨文]

說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甲骨文]

左傳言「不逢不若。」

[甲骨文]

言「弗」與言「不」同，二字常相易。

[甲骨文]（前七・三十八）

上言「我其祀賓則帝降若」；下言「我勿祀賓則帝降不若。」

[甲骨文]（菁華七）

古本皆以疺為之。「疺歸御」即毋歸御。

二　詩書成語與爾雅

詩書在六藝中算是最難讀的書。這不但普通人如此，就是老師宿儒也是一樣。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著書立說，力求解釋，終究是不能貫通。因爲有三個緣故：一是文有譌闕，不能憑空妄議；尤以尙書爲甚。二是古語與今語不同，不能以今況古；三是古人頗用成語，那些成語的意義和其中各個單語的意義又不同。我們對於唐宋的成語，可以從漢魏六朝人的書裏去解釋；漢魏的成語，可以從秦人的書裏去解釋；至於詩書，尤其是書，再沒有比牠更古的書了，那些不常見的成語，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可以解釋。

近人研究詩經的，雖也有對於牠的數目字、對舉字、重言字加以解釋；（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近人研究書經的，雖也有對於最難讀的盤庚金縢諸篇譯爲今文（古史辨第二冊）（史記五帝本紀中也有幾段翻譯）我們要了解商周語言，固不難得到一些印象。可是語言的成分不是這麼單純的，詞類的應用，各有其時代地方的風俗習慣。我們若是忽略了當時成語，僅僅注意單詞，終究是

扞格不能通的。

要研究詩書成語，王國維以爲有兩種方法。一、在同時的其他書內尋出同樣的例來比較，定出牠的意義；再拿後出的書內成語來比較，可以求出牠的意義的變遷之痕迹。二、在本書內也可比較出來。總而言之，就是一個比較法。例如：

古有陟降一語，古人言陟降，猶今人言往來，不必兼「陟」與「降」二義。周頌「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意以降爲主而兼言陟者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以陟爲主，而兼言降者也。故陟降者，古之成語也。陟降亦作陟各。左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大雅語。恪者「各」之借字，是「陟各」即「陟降」也。古「陟」「登」聲相近，「各」「格」假字又相通，故「陟各」又作「登假。」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莊子養生主「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亦卽「陟降」也。又作「登遐。」墨子節葬篇「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則謂之登遐。「登遐」亦卽「陟降」也。「登假」「登遐」後世用爲崩薨之專

語，而通語之陟降，則以登降升降二語代之。然四語所從出之源，尙歷歷可指。書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昭假于下，」「登」與「假」相對爲文，是「登假」卽「陟降」之證也。左傳之陟恪，曲禮之登假，墨子之登遐，皆謂「登」而不謂降，此又大雅之陟降，不當分釋爲上下二義之證也。（觀堂集林）

這是第一個例。又如：

書康誥云，「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說「未了。」案詩大雅「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者仇之假借字。仇匹也。「作求」猶書言「作匹」「作配。」詩言「作對」也。康誥言與殷先王之德能安治民者爲仇匹。大雅言與先世之有德者爲仇匹，故同用此語。鄭箋訓「求」爲「終」者亦失之。

這是從詩書自身比較或互相比較的。還有不經見於本書，而旁見於彝器的，亦可比較而定其意義。例如：

書金縢云，「敷佑四方。」傳曰「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案盂鼎云，「匍有四方，」知「佑」

爲「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

我們懂了這種方法，將來自不難有新的創獲。在舊的訓詁書中，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爾雅是一部最好的參考書。牠的作者是誰？一直到現在還不能決定。牠的內容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等十九篇。所取的材料，有山海經、穆天子傳、管子、尸子、莊子、列子、國語、楚辭……等等。凡是周秦諸子傳記的名義訓詁，無不採集，拿來辨別異同，增廣見解。牠不但是詩書成語的寶庫，而且是周秦典籍的鎖鑰。牠雖不能完全代表當時的語言，而當時的語言卻也不少。

在十九篇中，比較艱晦難通的，是釋草以下七編；自從王國維解釋後，才算有些能讀。他說：

物名有雅俗，有古今。爾雅一書，爲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謂之釋。釋雅以俗，釋古以今。聞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聞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名，斯知古矣。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無者，名不足以相釋，則以其形釋之。草木蟲魚多異名，故釋以名。獸與畜罕異名，故釋以形。凡雅俗古今之名，或同實而異名，或異實而同名。雅與雅同名而異實，則別以俗；（如葝山䪥、葝鼠尾之類。）俗與俗異名而同實，則同以雅；（如薜山蘄、薜白蘄之類。）

雅與雅異名而同實，則同以俗；（如槐木蓳、椵木蓳之類。）或雅與俗同名異實，則各以雅與俗之異者異之；雅與俗異名同實，則各以其同者同之；（如荼苦菜、蘋莃芣、鶖黃楚雀、倉庚鵹黃也之類。）凡雅俗多同名，而稍變其音；（如雀蘸蘗稷之類。）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別者別之。有別以地者；則曰山，曰海，曰河，曰澤，曰野。有別以形者，——形之最著者曰大小；——大者謂之荏，謂之戎，亦謂之王；小者謂之叔，謂之女，謂之婦，婦謂之負。大者又謂之牛，謂之馬，謂之虎，謂之鹿；小者謂之羊，謂之狗，謂之菟，謂之鼠，謂之雀。有別以色者，則曰皤，曰白，曰赤，曰黑，曰黃。以其他譬其色，則曰蕿，曰烏。有別以味者、則曰苦，曰甘，曰酸。有別以實者，則草木之有實者曰母，無實者曰牡，實而不成者曰童。此諸俗名之共名，皆雅名也。是故雅名多別，俗名多共；雅名多奇，俗名多偶，其他偶名，皆以物德名之。有取諸其物之形者；（如垂比葉、爬九葉之類。）有取諸其物之色者；（如夏扈竊玄之類。）有取諸其物之聲者；（如蛣蜻蜻之類。）有取諸性習者；（如皇守田蟣蟊桑之類。）有取諸功用者；（如箭王蔧菡蘆之類。）有取諸相似之他物者。或取諸生物；（如荊藾豕首之類。）或取諸成器；（如藟綬經履之類。）其餘

或以形狀之詞；其詞或爲雙聲，（如蘬苢蒹菟蘋蕭蘆之類；）或爲疊韻，（如苨蔗苨菡芊蕢之類。）此物名之大略也。

凡雅俗古今之名，同類之異名與異類之同名，其音與義往往相關；同類之異名，尤顯於奇名。如釋蟲「食苗心螟，食根蟊；」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螟與蟊，鵌與鼵，皆一聲之轉。此不特生物之名然也；……蓋其流期於有別，而其源不妨相通，爲文字變化之通例。矣異類之同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如釋草「果臝之實栝樓；」釋蟲「果臝蒲盧。」案果臝，果臝者圓而下垂之意，卽易雜卦傳之「果蓏，」凡在樹之果與在地之蓏，其實無不圓而垂者；故物之圓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樓亦果臝之轉語，……其餘如草有莪蘿，蟲有蛾羅；草有蘢天蘥，鳥有鷚天鸙；草有菋荎藸，木有味荎著；草有葀麋舌，鳥有鶬麋鴰；木有密肌繼英，鳥有密肌繫英：今雖不能言其同名之故，要其相關，必自有說。雖其流期於相別，而其源不妨相同。古人正名百物之意，於此亦略可睹矣。（觀堂集林）

詩書爾雅而外，現在還須補述的，就是楚辭。因爲楚辭全文，包有民衆歌謠，巫覡樂曲，以及後人

的擬作，風格固屬不同，方言尤可研究。黃伯思說：「屈宋之文，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新校楚詞敍）牠不但用「兮」「些」「只」等助詞不同；就是名物形動的詞頭也和詩書迥別。後漢王逸曾釋楚語二十一則，間有紕繆。近人瑞安李翹著屈宋方言考共六十八字，殊可參觀。

三　兩漢方言

兩漢方言，比較是容易研究的。因爲那時經學昌明，最重考據；如詩禮公羊的箋注，劉熙的釋名，揚雄的方言，許慎的說文，以及淮南子注，都包含許多關於當日方言種類的材料。

譬如經音家每言「楚語也」「楚謂○爲○」，則楚爲特別一類方音，自不待言。若把凡是楚人語，齊人語，單獨排列在一起，則非楚非齊的語言，也可成爲其他的種種特別方言。還有他們常說「齊魯之間」「趙魏之間」，或者說「陳楚」「青徐」，凡是兩個地名幷舉的語音，必定類似，這也可以供我們的研究。例如見於說文的，有「燕代東齊謂信曰訦，齊楚謂信曰訏；」「吳楚謂瞋目顧視曰矔，海岱之間謂眄曰睎，江淮之間謂眄曰矙，南楚謂眄曰睇」等。見於釋名的，有「齊魯謂庫

曰舍；」「青徐人謂兄爲荒；」「汝穎言貴，聲如歸往之歸也。」見於鄭注禮記的，有「齊人言殷如衣；」「秦人猶遙聲相近」等。見於公羊注的，有「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進矣。」見於周禮注的，有「越人謂死曰札；」「齊人名浩酒曰滌。」見於孫注爾雅的，有「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見於郭注爾雅的，有「媛，江東通言㜸；」「江東呼大曰馹。」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概郭璞多江東語，劉熙多青徐語，許愼多汝南語，何休鄭康成多齊語，漢書注多隴西秦語。若是合起來看，加以精細系統的研究，很可以推出當時方言種類的大概。

但是這些只可以做兩漢方言的零碎佐證；若是精密研究，必須有較豐富的材料，而且這些材料最好是出於一人一時的手。要符合這些條件，自然是揚雄的方言爲最適當了。這部書成功前後經過二十七八年，是他親自搜集的。他給劉歆書說：

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部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于今矣。

可見得這部書是漢代由他一個人獨任的，最長期，最詳細的方言調查的結果。我們倘以科學方法

分析研究他，總可還出牠的本來面目，得到揚雄心目中所見那時方言種類及區域的大概。

方言的材料至少起于周代。因爲這部書一直到現在還叫做「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可見與先代輶軒之使所采，石室所藏，不無關係。再看揚雄答歆書說：

> 蜀人有嚴君平，臨卭林閭（複姓）翁孺者，……猶見輶軒之使所奏，……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

華陽國志漢書地理志及鮑宣傳等皆說嚴君平與揚雄同爲蜀中名士，揚雄少時且從君平游學；翁孺又和雄有親戚關係；那末我們可以斷定輶軒使者所載，是經揚雄看過的。至於他採用與否，書中不曾說明；只有應劭風俗通義序有「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衞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的話，似乎應劭明白揚雄是「注續」周秦輶軒所載的。

還有一層，方言一部份材料是從周秦舊書得來，不盡採之孝廉衞卒之口。至少我們也可說揚雄是用過參證舊書的功夫。方言卷一「徦」條說「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可見書中所載不盡是當時方言，因爲當時已經有點糊混，含有一種存古意味。又卷一「敦」條，自述著書之旨說：

「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可見方言所據材料有兩種，一爲「舊書雅記，」二爲「故俗語，」其參用周秦古書尤明。（按故俗語與絕代語古今語同釋、方音中常保存古音古語是極明的道理，舊書雅記辭字不同係乎時，而故俗殊語不同係乎地，其原一也。）

方言所用地名最爲複雜如宋衛韓周皆沿用周代名詞，倘若要詳細指出區域界限，頗不容易。況且晉滅十八國，而三家又分晉：方言既說晉，又說趙魏，究竟所指的魏晉爲何時何地，是否相承，或者獨立也不易定。如卷一「虔」條，「晉謂之懇……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似乎以河內以北爲趙魏地；但是仍然不能全以春秋或戰國或漢初或前漢爲準，因爲作者並不曾標明用何時的地名啊。同是一個地名，時代不同，大少也不一定。我們只好詳加審擇，不能固執了。

依方言統計，據林語堂研究（見貢獻旬刊第三期）可分十四系：

(1)秦晉爲一系。

(2)梁及楚之西部爲一系。

(3)趙魏自河以北爲一系。（燕代之鬲併入此系。）

(4)宋衞及魏之一部爲一系。（與第10系最近。）

(5)鄭韓周自爲一系。

(6)齊魯爲一系，而魯亦近第4系。

(7)燕代爲一系。

(8)燕代北部朝鮮冽水爲一系。

(9)東齊海岱之間淮泗（亦名青徐）爲一系。（雜入夷語。）

(10)陳汝潁江淮（楚）爲一系。（荆楚亦可另分爲一系。）

(11)南楚自爲一系。（雜入蠻語。）

(12)吳揚越爲一系，而揚尤近淮楚。

(13)西秦爲一系。（雜入羌語。）

(14)秦晉北鄙爲一系。（雜入狄語。）

這十四種有不是純粹中國方言，而夾入他語的；如東齊青徐之夷，秦地之狄，南楚之蠻，北燕之東胡，皆是異種語言。但是純粹的中國語言，究竟怎樣，實也難於區別。其中有兩地合併的，有一地分而爲二的；如秦分出西秦，楚分出南楚，齊分出東齊。有一地處於兩種方言之中，系屬不明的：如魏半屬趙魏系半屬宋衛系：魯處於齊宋衛之間，而稍傾於齊：鄭既屬韓周系，又半隸陳宋系：這都足以證明方言的界線是不容易分明的。

再則方言與人種學也有密切關係。如我們知道東齊海岱之間爲古東夷地，就更相信東齊方言所以自成一系。有時候也可由別處找到直接證據；如郭注爾雅說：「東齊呼息爲呬，」而說文說：「東夷謂息爲呬，」豈不是東齊語就是東夷語嗎？又如史稱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朝鮮者數萬口，這也可以使我們明白方言書中北燕朝鮮語言與燕趙齊語言的關係。餘如西秦南楚語言的不同，都可由異族雜處，而得到滿意的解釋。

以上是從地理上說的。至於方言裏面所收的語言，從性質上說，我們也可分牠爲五類從（沈兼士說。）

(1)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　這是沒有地域性的普通話。

(2)某地某地之間通語，四方之通語，四方異語而通者。　這是通行區域較廣的方言。

(3)古今語，古雅之別語。　這是縱方面言語生滅之際所殘留的古今異語。

(4)某地語，某地某地之間語。　這是橫方面言語因地域關係而發生變遷的各地方言。

(5)轉語，(或云語之轉，)代語。　這是兼包縱橫兩方面因聲音轉變而發生的語言。例如「庸謂之倯」是疊韻相轉；「鋌，空也，」是雙聲相轉。其實前面的(2)(3)(4)裏面，轉語很多，這不過是古人舉一反三的一種互見的例。

以上五類，雖說是前漢時代的方言情形，其實後漢以至現在，方言的轉變，異同，還逃不出這個範圍，不過內容越更複雜些罷了。

四　魏晉以來的劇變

語言本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不過牠的變遷，有自然的和人爲的兩種。自然的變遷慢，人爲的變遷快。自然的變遷雖慢，但牠卻都是向改良的方向去變遷，只有進化，並非退步。人爲的變遷雖

快，但非有政治的勢力或環境的逼迫不成；若是僅憑着少數人的力量宣傳感化，是很難收得效果的。

中國語言的變化，第一次就要數到五胡之亂。陳第讀詩拙言說：「自五胡亂華，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而河淮南北，間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此始。」楊恭恒客話本字說：「客之先，居豐鎬河洛齊魯之交，或爲衣冠世族，或爲耕鑿遺民，皆涵濡於二帝三王之化。自東晉元嘉五胡蹂躪，冠帶數千里之地，戎羶汚染靡有寧居，於是衣冠之族，豪傑之徒，如侃逖嶠琨之輩，相與挈家渡江，共圖恢復；王謝之家，尤爲卓著，——王謝舊河東太原人也。其餘入閩著姓，則有林卲何胡等八家。其他流民避亂江南，流離轉徙，有南徐南司等州郡，謂之僑軍州，——軍州卽今之州縣，所謂僑者卽客耳。」可見東晉以後，江左的語言，客家的語言，原來都是北方話，這是魏晉以來的劇變。

我們要研究這個時代語言劇變的現像，最好是看方言的郭璞注，他所注的全以晉時方言爲本。晉時方言比較漢時已經變遷，所以郭注往往推廣揚雄的說法。

他怎樣推廣呢？一是廣地，二是廣言。廣地廣言又各分二例。

就廣地說有揚雄時的方言，到了晉時已爲普通語。如卷一「慧，楚或謂之𧨨。」注「他和反；亦今通語」卷二「好，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之嫽。」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嫽釥。」卷十「沅澧之間，使之而不肯，答曰㝠。」注「音芒。今中國語亦然。」還有漢時這一個地方的話，變成晉時那一個地方的話。如卷一「好，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注「今關西人呼好爲媌，莫交反。」又「跳，楚曰蹠。」注「勑厲反；亦中州語。」卷五「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挐。」注「今江東語亦然；諾豬反。」卷十「楚凡揮棄物或謂之敲。」注「恪校反；今汝潁間語亦然。」

就廣語說有晉時語雖與古語一樣，意思已有廣狹的分別。如卷一「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今江東有小凫其多無數，俗謂之寇凫。」卷十三「煬，炙也。」注「今江東呼火猛熾爲煬，音恙。」又有意思一樣，語言卻不同了，郭璞也隨時記在注中。如卷十「蜻蛉謂之蝍蛉。」注「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蛜，蠊音康，蛜音伊。」卷十三「屋梠謂之櫺。」注「亦呼爲連綿。」

所以我們看了郭注方言，我們可以看出古今語變的途徑以及外禍的影響。他在注裏雖不曾說明，但是我們偶一統計注裏的江東話以及現在的客家話，就可顯然覺得當時轉變的利害了。關

於這一些的證據，容後述明，茲姑從略。

再則，郭注方言，往往注音。這些音有爲本文作的，有爲自已注作的，可一一分別來看。因爲所音的字，僅見注中，而不見於本文的，這是爲注作的音，並不是爲本文作的，固不用說；就是那個字既見本文，又見注中的，他所注的音寫在所引今語之下，那末那個音實在兼爲注作，並不僅僅爲本文作。因爲注中的今語本來有音無字的緣故。郭璞假定這個音和義，以爲就是古時的某字，所以必定存牠的音，而古語的音也可類推。他注爾雅也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爲求能讀方言起見，一面看他的注，一面還須注意他所注的音；因爲看了晉時某地的音既和古代某地的音相同，那末古代某地的音也可推想而知了。可恨爾雅方言二注，多爲後人所亂。爾雅注的音差不多被注疏本删削完了。盧文弨校刊方言，本子雖屬不錯，可是他把音注分別爲二，次第又凌亂不堪。後來錢大所跟着著箋疏，於是郭璞以晉方言注漢方言的眞面目全不可見。這不但是郭璞的不幸，也是訓詁學的不幸啊！

五　唐代佛書

我們敍述歷代語的沿革，在隋唐以前，常常苦着沒有整幅長篇用當時活語言敍述的材料可供參考。詩書雖多語言，距今太遠。爾雅釋名說文雖有不少材料，未免零碎。世說新語及南北朝的民歌，雖多佳語，仍難免有文人雕琢之嫌。到了隋唐以後便不然了。當時佛學大興，譯書叢出，語氣上形式上很能夠保存原有的風格，打破了從前古文派的模倣因襲的陳規，創造出一種新的體裁，誕生出一種新的思想。於是由翻譯佛經而歌碣頌贊隨之以生；而佛家語錄儒家語錄也換了一種新的面目。梁啓超說翻譯文學之影響於一般文學有三：一、國語實質的擴大；二、語法及文體的變化；三、文學的情趣之發展，尤推崇備至。（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

其中尤有一部名著叫做一切經音義，唐釋慧琳法師著的，不但是讀佛經的鎖鑰，而且是唐代最有價值的訓詁書，可惜在五代時已經散佚，直到近代，才從日本得其完本。在訓詁學上關係實大。

一、補說文逸字。　說文的版本在唐時已經不只一種。二徐的傳本又各不盡同。現在通行的大徐本，有常熟毛氏，大興朱氏，新安鮑氏，陽湖孫氏諸刻本，皆以宋小字本爲祖本。凡二徐本說文沒有，而唐宋元諸家引說文，往往有的，可見說文必有逸字。拿正續音義來證明，例子也很多。如說文無

「斡」字，考大寶積經音義「斡」注引說文「斡，樹枝也；從干，軌聲。」說文無「伺」字，考大般若經音義「伺」注引說文「候也；從人，司聲。」

二、補說文說解中奪字。 說文敍說：「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據胡秉虔說文管見說：「今考其書，說解止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字。」豈不是脫漏了一萬零七百四十二字？拿正續音義來證明：如廣弘明集音義「蔦」注引說文「蔦，寄生草也；」徐說文脫「草」字。辯正論音義「嘘」注，引說文「嘘，吹嘘也；」徐說文脫嘘字。

三、補說文說解中逸句。 如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音義「鶴」注引說文「鶴色白而喙長，朱頂，壽滿千歲，神仙鳥也」徐說文沒有。又如四方律音義「哯」注引說文「不歐而吐也，」又說「今謂小兒吐乳爲哯；」徐說文少下一句。

四、訂正說文說解中删改的句子。 如妙法蓮華經音義「車」注引說文「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氏奚仲所作；古昔居，古者車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又曰居，舍也，言行者所處，如舍之居。象形字。」

徐說文删爲「與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

五、訂正說文說解中傳寫的譌誤。如佛本行讚傳「鏇」注引說文「剌也」徐說文剌誤爲利。中心經「肥」注引說文「肥，少耎易斷也；」徐說文「少」誤作「小」。

六、考訂古音。徐鍇是不明古音的，往往於說文諧聲的字，疑爲非聲；徐鉉校正說文，於是就把「聲」字删掉，實在是不對的。如十輪經音義「號」注引說文「從号虎聲，」徐說文删「聲」字。大莊嚴經音義「訥」注引說文「從言內聲；」徐說文删「聲」字。

七、補輯逸書。本書中所引各書，計有二百四十餘種之多，許多今已沒有。這些書皆是兩漢陳言，經師訓詁，足供補輯逸書的資料。

八、同音假借字。如維摩經中的「怨賊」卽法華經普門品中的「寃賊；」涅槃經中的「怨憎，」卽法華經譬喻品中的「寃憎；」法華經方便品中的盲瞑，卽大般若經中的盲冥。還有許多經中寫澹泊作憺怕，或作恬怕，也是同音假借。

牠在方言史的地位上說，雖然沒有多大關係；但在訓詁學史的價値上說，他卻可與爾雅說文

並駕齊驅，我們不能不說是唐代的光彩！

到了宋朝，也有不少的佛書；其中最可使我們注意的，是梵文的密咒 Mantras 一類。這些梵咒（亦稱「陀羅尼」Dharani 譯言「總持」）曾經用漢字譯音，使那些不懂印度文的人也可以依漢字念誦。我們若是拿那些密咒和原文或西譯的音對照，也可看出宋時的語言和現在的區別。不過有一層困難，就是那時翻譯也沒有一定標準，往往一個名詞有許多種音譯。最普通的如梵語 Prajñā 一詞，有般若、班若、波若、鉢若、般羅若、鉢刺若、鉢羅枳孃、般賴若、波賴若、鉢羅腎穰、波羅孃等譯；Nirvāna 一詞有涅槃、泥日、泥洹、泥畔、涅槃那等譯；Namah-namo 一詞，有南無、南牟、南謨、那謨、納慕、娜母、南忙、那模、曩謨、納莫、曩莫等譯。這是音譯，還有許多不同的義譯。

統計以前佛典，分經、論、律之藏：宋藏五七一四卷，元藏五三九七卷，明藏六七七一卷，高麗藏六四六七卷，日本縮刷藏八五三四卷，又有續藏，又續藏，卷帙如是之繁，鑄造新詞，當然不少。非但我們讀了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可以了解唐代方言。就是看一看現在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也就覺得佛教流行之後，增加新詞，確是很多了。

六 官話的勢力

唐宋以後，在中國語言史忽然發生出一種官話的勢力，一直到清末，還有這個名詞，這也是受了當時種種的影響。這種影響的來源，雖然是因爲一時文化的低落，官僚階級的形成，和一般語言並沒有什麽關係，但逐漸由官話而變爲普通話，而變爲國語，牠的關係卻是很大。就是歐洲，他們的標準方言，在以前也有叫官話，Official Language 或叫廷語的 Court Language。

我國官話爲什麽以北方話爲標準？又爲什麽起金元時代呢？這有三個原因：

一、政治中心的勢力。 語言的變遷，常常和政治勢力有聯帶關係。政治勢力強，牠所使用的語言也聯帶地強，用不着教人們說，而人們自然會說。觀於現在英語流行普遍於全世界可知。當南宋以後，局勢偏安，政治中心，早在北部，金元奠都燕京，其勢更盛；北方的語言自然發展，北方的地方又廣闊，自然漸漸變成全國多數人能說的語言。再則武力壓迫也有關係。如雲南貴州本是不開化的民族，自從沐英拿兵力平定之後，強迫他們說官話，他們也就說起來，而且影響到廣西的一部份地方，更可證明。

二、語言本身的優美。 一個國家的標準語本來不是隨便指定可以成功的。必定先是某一地方的語言有些特點，說起來好聽，學起來容易，談話時用牠，作文時用牠，已經有了很攸久的歷史，很大的潛勢力，自然而然約定俗成，成爲一種標準語。現在我們看看北方語言，牠的特點是聲韻簡少，學習不難，音調抑揚，優美耐聽；做官的，傳教的，辦外交的，寫語體文的，……凡須用語言以表明意思的，在大廷廣衆之中，沒有不用北語；若不是牠本身上有特別優點，決不會到這步田地。

三、文學的宣傳。 在唐宋之時，雖有一些語體作品，但間雜文言，偏重知識階級的欣賞，影響到語言不大。金元以後，曲家輩出，方言盛行，大都是北方人，說的北方話。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 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落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 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這還是用三個字的。那用四個字的，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　我這裏穩丕丕土坑上迷颩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剌剌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娑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還有更奇怪的，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　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剌剌沙鞲雕鞍撒了鎖鞓，廝琅琅湯偸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弦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璫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用這些俗語或以自然的聲音來形容事物，不但是文學上的創作，而且可以供我們現在研究元代方言的考證；影響於當時全國語言更何消說。有了元曲的方言宣傳，又加之於以後水滸傳紅樓夢幾部名小說相繼出世，無論牠是山東河南方言或是純粹的北平話，總而言之，都是北方話，都是所謂官話。有了政治勢力，又有文學宣傳，再加之本身的優美，那得不變爲標準語呢？

七　語法的演化

中國古代本來沒有什麽語法，只有文法；而且所謂文法，只限於起承轉合謀篇布局之法，並不是講分析詞類，辨別詞位，像現在的文法。在古書中有文法意味的，只有春秋公羊穀梁二傳。宋人陳騤著文則一書，頗留意於文字的比較，但說得不詳細。清代學者，比較對於文法最有研究的，當推高郵王氏父子（念孫、引之）可惜他們還不能創立文法學的術語，金壇段玉裁小學與他們齊名，也知道名詞動詞的分別，但也不能創立名字。在中國文法界中第一個創立名字的，要數朱駿聲，他著說文通訓定聲，已經有動字靜字，爲後來馬氏文通所本。但是他說的靜字兼包現在的名詞形容詞，可見得分析還不曾精密啊。

精密的分析，當然自清末馬氏文通始；其後嚴復的英文漢詁、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相繼出版，國人對於文法的常識，才算有點模型。近人陳承澤著國文法草創楊樹達著詞詮高等國文法，尤叅校訂，可供參考。但是他們所收材料，多重古代偏重古文；只能說是文法，不是語法。

中國文法學的研究雖是幼稚得很，而語法本身的進化，卻是不可磨滅的。最近自國語文盛行

以後，語法的研究一天完密一天。他們所收集的材料，上自唐宋語錄，下至元明戲劇小說，覺得語體文的組織，在無規律之中而有規律。這些規律比較文言，實在是便利的進步的。所以我們要講代語的沿革，不能不承認後勝於前，尤其不能不承認宋元以後的口語，勝於漢唐以前的文話。

有什要證據呢？這是我們從種種文語的材料中比較得來的。我們覺得中國語言文字的推衍是向兩方面發展的。

一、簡單化。

（1）凡繁宂無用的詞類，逐漸類化，以趨簡單。例如：

同是年老的意思，現在只用一個「老」字；古代則有老耆（釋名六十曰耆，）叡（玉篇七十曰叡，）耋（說文八十曰耋，）耄（說文九十曰耄，）等詞。

人的死亡，現在只用一「死」字；古代則有崩、薨、無祿、就木、卒、殂落、仙逝、殪亡、……許多名稱。

（2）凡無多大意義的助詞日漸減少。例如：

我不可不監於「有」夏。（書）

皇建其「有」極。（書）

「有」字係發聲，和現在阿哥阿姊的「阿」字差不多，在古代文言中用的極多，漢以後就不大用了。又如前人名字中間多加「之」字：

庾公「之」斯至。（孟子）

孟「之」反不伐。（論語）

又使公罔「之」裘……（禮記）

鄭注說：「之，發聲也。」在從前名字中間加「之」字的極多，漢以後就沒有了。又如句吳、於越的「句」字「於」字，孟施舍（趙注，施，發聲也，）鱄設諸的「施」字「設」字，都是發聲。到了漢代以後，這種例子就很少了。又如古文句子中間或其前後往往加上許多無意義的助詞，如「思」「式」「薄」等，多已不用；只有句末的語助詞尚未廢棄。

二、精密化。

(1)詞性逐漸固定。　古代文法無論那一個字，並無一定詞性；非看他用在何處不可。而且牠用得是很隨便的；例如：

出入「腹」我。（詩）

上求魚，臣「乾」谷。（淮南子）

「生」死人而「肉」白骨。（左傳）

此時羣盜「鼠」竊「狗」偷。（史記）

現在語體中都不用了，豈不是詞性逐漸固定的明證嗎？

(2)語法組織日趨精密。

ㄅ、代詞或人稱名詞的單複數逐漸區別。　在古代文法，不但文言中代詞不分單複，就是唐朝以前的白話文（禪宗語錄，）那些代詞的單複數也無區別。例如：

你諸人還曾怎麼疑着麼？（宗景語錄）

單複數的分別似乎起於元人。今考元曲及元人謂令的語體文中，對稱代詞的複數必爲你們，或作你你每；有時簡用「恁」字，「恁」爲「你們」的合音。元人不但代詞分別單複，就是人稱名詞也分別單複。如

衆頭目每，沙堤射獵一番多少是好！（漢宮秋楔子）

可見元時複數的代詞如你們他們咱們等已經有了。

乙、領位的區分。 代詞作領位用時，現在皆加「的」字。唐人禪宗語錄中，仍無區別。例如：

莫記吾語。（道一語錄）

覓你意根，了不可得。（克勤（北宋人）語錄）

宋人白話小說中漸漸才用。

丙、代詞性的區別。 第三身男性用他，女姓用她或伊，中性用牠或它，這是最近才有的。

丁、古代不分主動與被動。 例如；

人固不易知，（不易見知；）知人亦未易也。（史記范蔡列傳）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被取）小國；小國以上大國，則取（被取）大國。（老子）

ㄎ、指示形容詞在古文法中，沒有此義彼義的區別。 例如荀子解蔽篇「不以夫一害此一」，「此」「夫」字指「彼」。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夫二人相爲服。」鄭注「夫二人猶言此二人也。」同一「夫」字，有時用爲「此」義，有時用爲「彼」義，而且單複數又不分。到現在，此義用「這」，彼義用「那」，單數用「這個」「那個」，多數用「這些」「那些」，何等明白。至於什麼時候才分單複數，很難斷定；可考見的，唐朝禪宗語錄已有分別了。例如：

有般外道見人做工夫，便冷笑，猶有「遮個」在。（希賢語錄）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同上）

所謂「遮個」就是「這個；」所謂「遮些」就是「這些。」

ㄉ、「的」「地」「底」之分化。 古文法，形容詞、副詞多半不帶詞尾；間或有用「然」

字「爾」字作詞尾的。到了唐朝，文言雖同于古，而語體中關於形容詞副詞已加詞尾了。大概形容詞名詞尾多用「底」，副詞尾多用「地」。例如：

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希運語錄）

那前路黑慢慢地都不知何往？（克勤語錄）

董西廂對於形容詞尾則用「的」字，對於副詞尾則用「地」字。宋人語錄，副詞尾多用「地」字，形容詞尾則用「底」或「的」。現在有人主張形容詞尾用「的」，副詞尾用「地」，領位的介詞用「底」，比較從前格外精密了。

、去名詞動用。現在因爲受了西文影響，往往加個「化」字在後面，如歐化，科學化，美化，社會化等是。

、丂文法成分的省略漸少。古文法的重要成分，如主詞、語詞、賓詞等，往往任意省略，眞正完全的句子很少。到了語體文就不然了。只有主詞時常省略，這是中國文字的特性，與西文不同，無論言文是一樣的。

力、標點符號的使用。　然前所謂句讀(或稱句度)是很簡單的而且普通的文字運簡單的圈點都沒有所以意思往往模糊甚至不能卒讀。自從教育部頒佈標點符號使用法後，條分縷析，語氣分明，文意不致再有含混，也是語法趨向精密的一個證明。

總之，國語的應用已日見其擴大，而語法的完密，也不期然而然地有水到渠成之勢，該變簡的都變簡了，該變繁的都變繁了。牠不曾有什麼聖賢豪傑來創造，也不曾有什麼文人學士來提倡；牠只是老百姓們家常的慣語，自然地推衍，自然地進化。不但是國語如此，就是方言，如蘇白粵謳，也何嘗不是這樣衍進。我們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常識的結晶；更不能不承認將來的國語對於文言已有「取而代之」的力量！

八　外語的侵入

外語的侵入固然是近幾十年的事，但是牠的由來是很久的；而且不但中國如此，就是外國，也沒有一國完全用國語，沒有外語侵入的。我們看波斯語中亞剌伯語居多數，英語中拉丁希臘法語等佔七分之五，日語中漢語有一半，便可知道。

至於中國，有人說「外患之侵，無代蔑有；外語之防，則若涇與渭，」（國語學草創）則亦未必盡然。有人說中國民族與印歐民族同出一源，在他們原始語言裏也可尋出許多相同的字；那些相同的字，大概只可算是彼此傳借來的字；究竟那個侵入那個，是不能斷定的。再從中國文字的進化上說，也有人疑惑最初文字是外來的。因爲甲骨文和索米特克相似的很多；如「烏」「人」「山」「水」等均同而索米特克爲東方文字之源，巴比侖埃及阿利安希伯來阿拉伯皆受牠的影響，安知中國不是一樣？

我國秦漢時代有部古書叫做山海經，牠裏面所說的名物，不但中國向來沒有，就是語法也奇怪得很；梁啓超疑惑牠是我族在中亞細亞相傳的神話，不爲無因。還有古代連語也有人疑惑是外來的。因爲牠的性質有些完全與漢字單語不同；不是譯音，也是模倣——或者可以說是夷語。據顧實說：

有三字四字連語者，如楚語之「雲連杜，」爾雅釋地之「昭余祁」「醫無閭」「珣玗琪」「璆琳琅玕」「邛邛岠虛，」釋天之「攝提格」「大荒落」「大淵獻」「赤奮若，」皆

夷語也。美教士傅蘭雅謂爾雅歲陽歲陰二十二名詞，皆古代西方撒馬利亞Samaria語，則其來遠矣。然吾觀禹貢之「合黎」即今西番語「哈喇」之對音；周官之「鞮鞻」（亦作侏僸）即印度語「兜勒」之對音。他若鄒之爲「邾婁」越之爲「於越」吳之爲「句吳」虎之爲「於菟」，抑其次也。由是言之，則兩字連語之中，必猶多夷語存焉可知也。（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二期）

此外外語之純粹入文者，還有二事：

一、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

越語原文

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

楚語譯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二、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詩三章。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提官隗搆	大漢是治，	魏冒踰糟	與天意合。
罔譯劉脾	吏譯平端，	旁莫支流	不從我來。
徵衣隨旅	聞風向化，	知唐桑艾	所見奇異。
邪毗䊬𥿮	多賜繒布，	推潭僕遠	甘美酒食。
拓拒蘇便	昌樂肉飛，	局後仍離	屈伸悉備。
僂讓龍洞	蠻夷貧薄，	莫支度由	無所報嗣。
陽雒僧鱗	願主長壽，	莫稺角存	子孫昌熾。

右第一章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僂讓皮尼	蠻夷所處，	且交陵悟	日入之部。
繩動隨旅	慕義向化，	路且倲雒	歸日出主。

聖德渡諾　聖德深恩，　魏菌度洗　與人富厚。
綜邪流藩　冬多霜雪，　莋邪尋螺　夏多和雨。
藐潯瀘灕　寒溫時適，　菌補邪推　部人多有。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　不遠萬里。
術疊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孳摸　心歸慈母。

右第二章

荒服之儀　荒服之外，　犂籍憐憐　土地境埆。
阻蘇邪犂　食肉衣皮，　莫碭麤沐　不見鹽穀。
罔譯傳微　吏譯傳風，　是漢夜拒　大漢安樂。
躤優路仁　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　觸冒險陿。
倫狼藏幢　高山岐峻，　扶路側祿　緣崖磻石。
息落服淫　木薄發家，　理歷髭雒　百宿到路。

捕茝菌眦　　父子同賜，　　懷橐匹漏　　懷抱匹帛。

傳言呼敕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臣僕。

右第三章

以上兩篇實在是我國文學界的鳳毛麟角，鄂君歌譯本的優美，不下於風騷，原文具傳，尤爲難得。倘若這種史料能得多數，那末，非但於古代言語學人類學大有裨益，就是訓詁學也可得到不少旁證啊。

漢唐以後，佛學大興，語言文字受其影響，更何消說。最著名的翻譯家是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釋道安鳩摩羅什覺賢法顯曇無懺眞諦釋彥琮玄奘三藏實叉難陀義淨三藏不空這些人。有的意譯，有的直譯。於是涅槃、般若、菩提夜叉、袈裟、哈達、刹那、地獄、天堂、無量、方便、圓通、以及不可思議、不二法門、五體投地等語，習染於一般人的口脗；而民間歌謠，文人作品，也很有不少形式上的模倣和意境上的陶融。如無韻的詩；如倒裝的句；如散文詩歌交錯的體裁；如戲劇脚色的「末」就是印度的「摩泥」；小說開頭的「卻說，」就是內典的「如是我聞。」還有本是漢語，因爲佛書上用，

也就換了一種新的意義；如「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祖師」二字見漢書丁姫傳，「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管寧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眷屬」見史記樊噲傳；「長老」見漢書；「布施」見國語；「供養」見稽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注；「印可」見論語皇侃疏皆是。

南宋以後，遼金入主中夏，各有國語，（遼金史各附有國語解）以其影響不大，姑不具述。但是元代統治較久，元史裏又有不少蒙古語言影響到當時的文學作品，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

按蒙古語中的名詞，有許多是從漢語中音轉而成的；例如：

兀眞 Ujin，義為貴婦，是漢語「夫人」的音轉。

領昆 Linkun，貴官之稱，是漢語「令公」的音轉。

太石 Taishe 也有貴官之稱，是漢語「太師」的音轉。

合申 Khashin 即西夏國，是漢語「河西」的音轉。

趙官 Chaukuan 即南宋皇室，宋人稱天子叫做「趙官」。（或說趙官家，見宋元諸小說。）

還有與漢語不同，而自成一種特殊名詞的，其例如左：

乞斛 Khitan 即契丹，即中國。（即馬可波羅書中的 cathgay。）

汗八里 Cambolic 即北京。（蒙古語義爲大汗之城。）

蠻子 Mautze 即南宋國。（元人稱宋人爲蠻子，是鄙視的話。遼金以來，就是這樣稱呼。）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九說：

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白也；哈剌，黑也；昔剌，黃也；忽蘭，紅也；索羅，青也；闊闊，亦青也。或取數目：如朶兒別者，四也；搭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朶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耶孫者，九也；哈兒班答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乃顏者，八十也；明安者，千也；禿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遜不台者，珠也；納失失者，金錦也；失列門者，銅也；帖木兒者，鐵也。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郎者，快樂也；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耶克者，大也；蔑爾干者，多能也。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不忽者，鹿也；巴而思者，虎也；阿而思闌者，獅子也；脫來者，兎也；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如唐兀台，如遜都台……皆爲蒙古部落之名。亦有以畏吾兒語命名者：如也忒

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爲畏吾兒語。

魏源元史新編，又有解釋元代諸帝尊號的語義說：

太祖曰成吉思，言天賜也；世祖曰薛禪，大賢聰明之謂也；成宗曰完澤篤，言有壽也；武宗曰曲律，言英傑人也；仁宗曰普顏篤，有福之稱也；英宗曰格堅者，明也；明宗曰忽都篤，言再來人也；文宗曰札牙篤者，命也。

蒙古話雖然這麼希奇古怪，但是漢語勢力雄偉，始終不受牠什麼影響。只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普通說「不好」爲「歹」，如惡人叫做「歹人」，惡事叫做「歹事」，善惡叫做「好歹」，這個「歹」字卻是純粹的蒙古語。宋人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韃事略，有一段說：「韃人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觧。」又說「觧者，不好之謂。」他所說的「觧」，就是現在人說的「歹」。漢語本沒有這句話，一直到元明以來，就說不好爲歹，這是蒙古語的影響。

蒙古語的影響，究竟是很微的；印度語的影響也不過是一部份的；要說到影響最大的，當然是清代末造，歐風東漸，外語猖狂，方興末艾，這也是關係文化優劣的緣故。據胡以魯說，其原因有六：

一、象形文字多草昧社會之遺蹟。思想變遷，意標依舊，於是以爲非外語不足以表彰新穎之名詞。嫌象形之陋，主張借用外語者，此一派也。

二、意標文字，多望文生義之蔽。名詞爲通俗所濫用，習爲浮華，泛然失其精義，則利用外語之玄妙，以嚴其壁壘；此一派也。

三、僑居其地，諷誦其書，對於外語名詞聯想及其文物；鄉往既深，起語詞包彙之感，以爲非斯詞必不足以盡斯義者：此一派也。

四、名詞之發達不同，卽其引伸之義不能無異。輾轉假借，又特異於諸語族之所爲。藉以表彰新事新理，所含衆義，往往不能脗合。則與其病過不及，毋寧仍外語之舊，以保其固有之分際；此一派也。

五、習俗不同，則事功異；風土不同，則物產異。西勢東漸，文物蒸蒸，吾國名詞遂無以應給之。此土所無，宜從主稱者；此一派也。

六、北宋之亡，民日以媮。文敝言廢，常用不過千名而止。事物雖繁，莫能自號。迺易作難，姑且因循

者；此又一派也。

最後二派，鑒於事實不得已前之四派，則持名理以衡言語者也。

總而言之，中國文字的簡單，在現代學術上的應用，新文學上的描寫，和繁複思想的敍述，都不時有詞句貧乏之感，有不得不變之勢，有不得不吸收外語的傾向。儘管幾十年來日本式的新名詞和語句已經侵入國語不少，而最近的翻譯界完全歐化的現象已成習慣不以爲奇；在一般積極改革家，還以爲不滿足，非打破漢字的殭石的迷戀用羅馬字拼音，或用英法任一國語做第二國語不成。可見未來變化尚多，無論其結果若何，國語之急待補充，譯語之不可不講，是無可疑的。

第三章　現在方言

一　方言的產生

方言的產生是自然的。牠儘管有南北東西之殊，並沒有是非優劣之別。有些方言，僅有音而無

字；有些方言，雖有字而已忘其本，不知所從。在淺學的人看起來，常常以爲南蠻北傍，鄙棄方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其實南並非蠻，北亦非傍，秦漢雅言多在閩粵，隋唐故語猶在江南，方言萬變而不離其宗，我們只要曉得牠的語根，方言雖多，有什麼要緊？

戴震作轉語二十章，說得好：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爲猶闕一卷書，刱爲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

方言的產生緣故，不過因爲「假借相禪」「展轉譌溷」，就生出許多不同的話來。倘若明白轉語的道理，自然煥然冰釋。章炳麟著新方言分爲六例，說明方言的由來，更覺淸楚。今錄如左：

一曰、一字二音，莫知誰正。　衣開曰㒟；從聲類則音如啓，依多聲則音如叉。物聲曰縮；準唐韻則聲如酋，隨轉語則聲如糟是也。

二曰、一語二字，聲近相亂。　謂去曰朅：朅、去雙聲，故言朅者猶書去。謂吃（本既之借，依類音訖，

曰啜啜吃疊韻，故言啜者猶嚙吃是也。

三曰、就聲爲訓，皮傅失根。據地不起曰賴䓕，因以聲訓則曰賴詐。受人雖蔽曰謾在兆裏，因以聲訓則曰鞔在鼓裏是也。（此例卽釋名舊法，末爲甚謬；然求其聲義則是，指爲本語則非。如天、顯也，不可直以顯爲天；春、蠢也，不可直以蠢爲春。）

四曰、餘音重語，迷誤語根。楬曰楬剌，以剌亡義則蔽楬；紇曰紇怛，以怛亡義則蔽紇；釜曰釜盧，以盧亡義，則蔽釜是也。（此例亦昉於古：如焦僥有僥亡焦；旁皇有旁亡皇；與疊韻連語，純亡本字者，又各有異。）

五曰、音訓互異，凌雜難曉。杅飯卽盛飯，杅卦卽貞卦，杅聽卽偵聽：言杅同，所爲言杅異。在而曰巴，爲輔；在孔曰巴，爲魄；在尾曰巴，爲把：言巴同，所爲言巴異是也。

六曰、總別不同，假借相貿。凡以手斂持，通曰叉；以手斂脅，則別曰侈。凡有所攝受，通曰用；以口受食，則別曰嚙是也。

劉光漢（師培）在新方言後序裏也說：

五方水土有剛柔燥溼之異宜，故其語言區別，管子淮南既宣之矣。竊疑草昧初闢，文字未繁，一字僅標以一義，一物僅表以一名。然方言既雜，殊語日滋，或義同而言異，或言一而音殊，乃各本方言增益新名，或擇他字以爲代。由是一字數義，一物數名，彼此互訓是曰轉注。兩字轉注，匪惟義符，抑且音近，有雙音疊韻以通其閡焉。蓋古本一字，音既轉而形亦更，則一義不一字；有其音轉而形不變者，則一字不一音。一義數字，是爲字各異形；一字數音，是爲言各異聲；然皆方言不同之所致也。故雅南之樂，析於周詩；夏楚之言，區於荀氏而風雅之章，被之絃管，亦同字異叶，以通其變，非惟齊楚之音，見於公羊離騷而已。

可見方言的產生，是自古已然，並不是起於後代的。至於五胡亂華以後，因爲民族播遷，異族雜處，南北方言生出一種大的變化，這是特殊現象，不足爲訓。還有，通商大埠往往有些媚外名詞，窮鄉僻壤依舊保存腐敗稱喚，一旦環境變遷，那些方言也可自然洮汰。所以在學理上研究方言的產生，總不外乎音轉義轉啊。

不過音轉義轉，不必有一定的語根；而以訛傳訛，就是有語根，也支離破碎，不可究詰了。從前學

者研究方言，往往只要在爾雅說文方言裏頭找到一個詞與現在某地方言相合，或者音理可通，便牽強附會起來。就是說得不錯，也有限得很，無怪乎他們所得不多。試問以中國版圖之大，歷史之久，最近又有許多地方因爲和外人通商，語言受他們的影響也不少，那里還可故步自封，那里還有軌道可尋。我們應該多方面地收羅各地方言材料，經過嚴密地統計分類之後，自可看出方言的產生轉變，是怎樣情形的，才不致流於臆測。

二　方言的類別

關於中國方言的類別，現在還沒有精確的專著。注意此事最早的要算西洋的教士；此外就是近來的音韻家及講國語國音的人。西洋教士的分類有好幾種。如 Edkins 在 Mandarin Grammar；Williams 在 Syllabic Dictionary 序言中；Woodin 在 Records of Missionary Conference (1890)；Parker 在 Giles Dictionary 導言及 Müllendorf 在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896) 等所言皆是。他們大多偏重於傳教方。

本國人方面，到現在只有三位：一是章炳麟，二是胡以魯，三是黎錦熙。胡氏的說法與章氏相同。

（見章氏檢論方言）今併錄如左。還不能說是完美。因爲他們對於南方的語言總難免有忽略的。

一、章氏正音表（國故論衡正言論）

界	地域
濁音去聲變清音界	直隸 山東 河南 山西
淸音去聲變濁音界	湖北 湖南 廣東 廣西 福建
濁音上聲變去聲界	除浙江嘉興湖州二府他處皆然
去聲不別影喻二紐界	除江南浙江省皆然
上聲似平界	陝西
入聲似去界	直隸 山東 河南 山西
舌去音歸舌頭界	福建
舌上音歸喉音界	廣東
舌上音變正齒界	江南 浙江 廣東
輕脣音歸牙音界	除廣東他省多有
牙音誤輕脣音界	廣東
喉音誤齒頭音界	廣東
齒頭音歸喉音界	各省多有
齒頭音變正齒音界	各省多有

二、胡氏中國方言十種表（國語學草創）

	匣紐變喻紐界	浙江
湖南 廣西 雲南 貴州	疑紐誤娘紐界	除廣東他省多有
	泥紐變娘紐界	除雲南貴州他省多有
	泥紐變來紐界	直隸 山東 河南 江蘇北部 安徽北部
	彈舌音變來紐界	安徽北部
	彈舌音誤禪紐界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南 雲南 貴州 廣州

一	黃河以北，其北境至塞，東至海，即直隸山東山西以及彰德衞輝懷慶等一區裏爲一種，韻雖不完，多唐虞之遺音，高亢殆無入聲，爲此種方言之特色。
二	陝西自成一種。漢唐舊都，久爲文化中心地。中原之遺風逸韻，猶有存者。明晰簡直，爲此種方言之特色。
三	開封以西，汝寧南陽等處，今之河南，即古之所謂荊豫錯壤也。自是沿江而下至湖北鎭江爲一種。居中國之中，爾雅正大之夏音產地也。其中武昌漢陽之音，又爲醇中之醇。
四	湖南自爲一種，古所謂楚聲是也。
五	福建廣東各爲一種。漳泉及嘉湖各屬之佶屈聱牙，在兩者中又別成特色。此二種最龐雜，然中原古音猶有作化石而保存者。
六	開封以東，山東之曹兗沂以至江淮間，大體似朔風，具有四聲，特成一種方言。
	江南之蘇州松江太倉常州及浙江之湖州嘉興杭州寧波紹興等又爲一種。其中寧紹

七	固甚龐雜，論其大體，則沿海居民方言之代表也。海濱卑濕，且其中多湖沼，故濡弱之音，構成此種方言之特色
八	東南之地，獨徽州寧國之高原別爲一種，而浙江之衢州金華嚴州，江西之廣信饒州等屬之
九	四川上下與秦楚接，其音與關中大同而小異。以其地域特異，或亦別爲一種。
十	雲南貴州廣西三部最偏僻，古來爲苗族所蟠踞，其方言極紛雜。自沐英爲雲貴總督，以兵力脅從中原之音，略得一定。然其所發音不如沐氏所豫期之直隸音。而爲湖北四川之音。廣西亦受雲南之影響。

三、黎氏漢語方言十二系區域圖（國語教學法）

北方官話
1 河北系
2 河南系
3 河西系

南方官話
4 江淮系
5 江漢系
6 江湖系
7 金沙系

蘇浙語
8 太湖系
9 浙源系

海濱語
10 甌海系
11 閩海系
12 粵海系

現依江湖的流域，把漢語方言分爲十二系：

一、河北系　直隸、山西（但太原一帶土語較多）、東三省、山東的北部（登萊半島土語也很多，但可屬這系）、河南的河北道屬之。

二、河南系　河南中部開封一帶、山東的南部、江蘇安徽的淮北一帶屬之。

三、河西系　陝西甘肅連帶新疆屬之。

四、江淮系　江蘇的江北一帶（但東邊除開北岸的南通，西邊要添加南岸的鎮江和南京）、安徽的中部蕪湖安慶一帶、及江西的九江屬之。

五、江漢系　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等處屬之。

六、江湖系　湖南的東部、湖北的東南一角、江西的西部南部屬之。（這系中的土語，也很複雜，惟江西的贛州語較爲普通。）

七、金沙系　範圍很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的北部，湖南的西部屬之。

八、太湖系　江蘇的蘇常滬海兩道，浙江浙西的錢塘道（卽舊杭嘉湖三府；但杭州和附近

的話，要另屬於南方官話，似近乎江湖系、）和浙東的寧紹等處屬之。

九、浙源系　浙江上流的金華道（卽舊金嚴衢三府、）溯源而上，安徽的徽州寧國等處和江西的饒州廣信等處屬之。

十、甌海系　浙江的永嘉道（卽舊溫處台三府、）福建的福寧等處屬之。

十一、閩海系　福建的閩江流域、南至漳廈和廣東的潮汕一帶屬之。（福州和廈門汕頭的語音本不同，但還可以歸總作一個系統；例如潮汕一帶的話卽名「福佬話」一作「福漏話」。）

十二、粤海系　廣東的大部分和廣西的東部屬之。

以上三家所說，不過粗具梗概而已，不能算爲精密的分類。精密的分類是不可能的。因爲某省某地的邊界的語言往往與鄰省鄰地近似，應算是這一種呢？還算是那一種呢？如湖南沅州與貴州同音，浙江的溫處台大體與福建的福寧話相同，福建的汀州話又像江西的贛州：我們就不能單純地以省爲界了。以河流爲界，當然比較精密得多；但是中國地方這麽大，交通非常不便，方言統計的材料又不豐富，那里分了這幾種就可包括一切呢？

如以廣西一省而論，至少有五種：（1）白話、（多由南宋入粵，清初入桂；）（2）官話，行於西北；（3）百姓話，（船家所用）（4）麻介話；（5）獎話（6）猺話，（又可分十幾種。）又如福建、更是異常複雜，不曉得要分多少種！約略言之，可分四種：（1）福州話，閩侯人叫做平話；（2）莆田仙遊一帶叫做興化話；（3）思明龍巖一帶叫做廈南話；（4）長汀寧化南平建甌邵武等地叫做官話，音與江西相近。此外粵語的「客話」吳語的「蘇白」都有特別注意的價值，所以我們現在單獨提出來研究。

三　閩粵方言與客話

閩粵兩省方言，因為是歷朝徙民遷避而來留下層次的遺迹，所以種類複雜。現在可分為以下幾種：閩北話，閩南話，廣東話，（又可分幾類）客話，及土著的話，（如黎民畬民蛋家苗猺等話。）他們的語言裏頭，含著不少的古語古音。

楊恭恆客話本字說：

試就客話之合於漢語古音者考之：——唐逮二字，本諸漢語，出於說文；客族婦孺，最慣說此

口音。……䟕跙二字，客人謂行爲不正者多稱之：此亦本於說文，客話卽漢語也。趦趄二字，說文「往行不進也，」客話謂行爲不正者爲趦趄猛倒，古義古音，尙藉此可考也。客人謂今日爲京日，今京本同「見」母字。周頌載芟章「馨」「寧」「今」爲韻，可證「今」本有「京」音，非客人妄說也。採擇之擇，客人除讀書呼「賊」外，凡男婦出口，悉呼爲鐸，此正合毛詩音。凡從睪得聲者，皆爲鐸音也。客人呼雞曰「喌喌，」或曰「喌咮，」「祖祝，」此正古音流傳，本於說文與風俗通也。「相竿摩」三字，出董卓傳；注「竿同干，摩同劘，干摩猶相迫近也。」客人於事有干礙者，曰「有相干摩。」客話之皆有來歷，竟如此其古也。

因此可知南方方言有存古性質，雖不能說凡南方方言皆是純粹古音古語，但是所留古音古語分子較北方方言多是無可疑的。

方言的成立，本來不外於民族的播遷，異族的雜處。所以要知道閩粵方言的來源，第一步就須知道牠的殖民史。知道牠的殖民史，然後牠的方言的歷史背景才明白，一切方言的現象才可以解釋。

現在廣東福建就是古南越閩越地，周末秦漢爲百粵所居。「粵」「越」二字古通；史記南越傳東越傳，漢書作南粵傳閩粵傳。他們原不是中國人，是蠻夷的一種。漢文帝使陸賈招撫趙佗，佗上書自稱爲「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可證。

中國人遷入廣東最早而史上可考的是楚威王滅越時在周顯王三十五年；第二是在秦始皇時，略定揚越謫戍卒五十萬人戍五嶺。漢初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後於漢十一年，高祖立佗爲南越王。自此時到武帝元鼎六年南越滅，南越自成一國，與中國同，而隸屬於漢。在這個時代很可以看出漢越雜處的情形。總而言之，中國人來越不外三因：（一）由於官府的遷徙居民及謫戍兵卒；（二）由於商賈的自由遷徙；（三）由於避亂分散逃逝而來，先來的是本地粵人，後來的是本地人稱做客族。

現在客族居閩粵贛的省邊界；如粵之惠州，閩之汀州，及江西撫州。客人由中州遷來，有史書及各姓宗譜可考。大概由北而遷南，自東晉以後爲多；由南而遷梅，自宋末以後爲多。其所以爲「客」蓋因（一）來在粵人之後，故有主客之分；（二）客族有謹嚴的家法及風俗遺傳，其種族思想最

強，故其宗譜世系派衍支分，皆能源源本本，記載詳備，對於語言尤保存，不與土著語混合；既無往而不見其爲「客，」客亦以客自居。

客話多中州古語，歷來學者的證明很多。除了楊恭恆的客話本字外，還有溫仲和的嘉應州志方言，章炳麟的嶺外三州語，羅翽雲的客方言，黃釗的石窟一徵。此外陳蘭甫也曾說過「客人聲音多合周德清中原音韻」黃遵憲也曾說過「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猶存三代前。」所以客話是很古的。

四 吳語

吳語也是中州語，因爲遷地至吳，所以叫做吳語。春秋時，吳人獲衞侯：衞侯歸，效夷言。——所謂夷言，卽是吳語；但其語不傳。穀梁傳『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於善稻、吳謂「善」「伊，」謂「稻」「緩。」』這是吳語見於經傳之始。善與伊音近相轉。謂稻曰緩，卽說文所謂「沛國謂稻曰稬，」稬，乃亂反，當與緩同聲緩亦可讀曰㬉。釋文引呂忱聲類，以秔爲不黏稻，但江東呼爲稉。這可知江東土語。不論秔米稬米，皆呼爲稬，自從春秋時一直到六朝皆是一樣。現在吳語以黏與不黏分別稬與秔

的名稱，原來還是北語。方言列吳揚、吳越、荊吳、吳楚之語，凡牽涉吳的，不下三十多條；單稱吳語的，只有一個「厲」字。爾雅「厲，作也」；穀梁傳「始厲樂矣」，可見吳的土語早見於經傳。此外方言中所謂吳揚、吳越、荊吳、吳楚等語，大率與詩書訓詁相合，而與現在吳語不同。

那些與現在吳語相同的：如「吳揚謂蘧曰茫；謂豕曰豬。」這是南北通語。現在吳下通行的語亦往往見於方言，而方言反不說是吳語。例如：「小兒慧了曰戀，」這是晉語；「女子美好曰姝，」這是趙魏燕代語；又曰「釥，」這是青齊海岱語；又如燕趙謂懸物曰佻，齊陳謂離物曰斯，諸如此類，在西漢時為北方語，現在都變成吳語了。

郭璞注爾雅，引用江東語多至百餘條。爾雅無論作者為誰，總是中原古語。他所引的江東語，既多相合，也可見東晉時候，中原古語已經輸入江東不少。郭璞原籍為河東聞喜，並不是江東人，但因南渡流寓江東，於是學說江東話。當時他注爾雅，何不多引北語，而所引絕少，這並不是他好作吳語，實在由於爾雅古語在中原已經漸廢，反在江東流行獨多的緣故。

江東文化在東晉以前實在比中原差得多。五胡亂華以後，異族跋扈中原，一般貴族盡遷江東，

那些士大夫平時說慣了北方話，自然不肯改用江東話，所以江東語受其影響，漸漸更改而成新江東語。這也可以拿郭注爾雅來證明的。他所謂江東語，有與現在吳語吻合的：如呼壓極爲鑿，呼虹爲雩，呼萍爲薸，呼花爲敷之類，不過其數不多。往往郭璞時的江東語現在江東已經廢而不用；反而那時的通語，現在變爲吳語；這也可見現在的吳語，多半是東晉南渡時由北方傳來的語言，不必一定是爾雅注中的江東語。例如「甗謂之甓」注「甗甎也；今江東呼爲鉞鶡。」是郭璞以甗甎爲當時中原通語，而以鉞鶡爲江東語；可是現在吳語正說甗甎，並不說鉞鶡。爾雅注中這一類例很多。可以證明現在吳語多東晉北來的語言。

郭注方言所引江東語亦有五十餘條。但方言所指爲吳揚語、吳越語、荊吳語、吳楚語的，郭璞皆不曾引江東語來證明相同；他所引的江東語、反與方言的北語相同。再則現在通行的吳語，往往與郭璞說的江東語不同，又反與東晉未渡江時的語言相同；可見漢時吳語已經數變。自從東晉渡江以後，吳語變遷更大。例如「䓈芡，雞頭也；北燕謂之䓈，青齊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間謂之雞頭。」郭注「江東亦名䓈。」這是北燕語流入江東，但是現在吳語並沒有這樣說的。有的說是「芡實，」

則用靑齊淮泗語；有的說是「雞頭，」則又用南楚江湘語了。「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郭注「江東通名扇爲箑。」是關東語流入江東；但現在吳語並不說箑而說扇，這是用關西語了。凡方言注中所謂江東語，如火猛曰煬，棄曰擲，推曰攩，短曰黜之類，在現在仍爲江東土語，但其數不多。多數江東語，今皆不存；而現在吳語所用的，反與郭璞時的通語無異。這又可以證明現在吳語多東晉北客語了，

唐人對於吳語非常怪視。李涪刊誤譏笑陸法言切韻爲吳音，他又說吳人說話如病瘖風而噤，每一開口，則語淚喎呐，可謂形容盡致。但唐時中原語經宋南渡以後，又傳於南方，變爲「語淚喎呐」而當時唐人所謂「語淚喎呐」的，久已變遷，和以前不同了。我們看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就可知道唐人所謂吳音不一定是現在的吳音，而唐人所謂中原音，也不一定是現在的中原音。他說：「貓，莫包反，江外吳音以爲苗字，今不取。」可是現在吳音皆讀莫包反，並不讀苗。牠說「關西曰菸，山東言蔫，江南言矮，」可是現在江南並不言矮，而山東之蔫，反爲江南語了。這是唐時中原語流入江南之證。

歷觀以上諸證，可知吳語變遷，分數時期。有揚雄時代的吳語，有郭璞時代的吳語，有東晉以後的吳語，有南宋以後的吳語。元淸以異族統一中國，於吳語無大影響。東晉時五胡擾亂，繼以北魏，北方士大夫不願受他們的束縛，皆以江左爲逋逃藪，南宋時金人入主中夏，北宋衣冠人物，又以臨安爲避難所在。所以中國歷史，經此兩時期，差不多把北方的俊秀一齊會萃南方，而江左的語言遂生出劇烈的變化。與其說牠吳語，不如說牠是中原舊語；而現在中原人所說的反是中原新語。

五　方言與古語

方言與古語的關係，以上已經有許多證明了。現在要說到兩者關係的研究法。譬如現在某處方言某某，何以就斷定爲古語某某？或是古語某某，何以就斷定爲現在某處方言某某？既然知道現在某處方言某某就是古語某某，還須知道古語各個時代的不同及其轉變的痕迹。這樣研究，才覺得現在方言不是貿然而來，方言的意義才覺得有無窮的趣味。我們可以叫這種研究法爲（一）歸納的研究法，（二）比較的研究法，（三）歷史的研究法。歸納法是根本法，其餘兩種是輔助歸納法的。

什麼叫做歸納的研究法?就是第一步,觀察一些同類的例;第二步,提出一個假設的通則,來說明這些例;第三步再觀察一些新例,看牠們是否和假設的通則相符合,若無例外,這通則便可成立。如新方言一:

小爾雅「肆,極也。」說文「肆,極陳也。」大雅「其風肆好。」傳「肆,長也。」通以今語,猶言極好耳。今遼東謂富有曰有得肆;蘇州謂甚好曰好得肆,甚熱曰熱得肆。「肆」「殺」一去入相轉。夏小正「貍子肇肆。」傳「肆,殺也。」古以肆爲殺,今以殺爲肆。宋人言甚好曰殺好,猶肆好也。今亦謂極陳力爲殺力,卽肆力也。

章氏觀察現在遼東蘇州方言,肆有甚極之義,確與古義相合,並無例外;就是轉音的「殺」(還有寫煞的)字也可相通。所以斷定就是古語「肆」字。例雖不多,確是歸納出來的。錢大昕發明古無輕脣音、古無舌上音,也是用這種方法。其實可以說章氏一部新方言全是用這種方法;假如不用這種方法,那就先定語根,再找方言,必難吻合了。

再說比較的研究法。就是第一步,積聚些比較參考的材料,越多越好;第二步,把同時的材料,用

橫的研究法，把不同時的材料，用豎的研究法，尋出牠們異同轉變的關係。如劉光漢說：

古語如「鞠」「窮」雙聲。漢法，以辭決罪爲鞫。今法，以辭定獄爲供。鞫轉爲供，猶之鞠轉爲窮。「殺」「劉」互訓。古稱以與斬人爲劉。今秦晉間亦以斬人爲溜。殺名爲溜，猶之殺名爲劉。此今言因古語而明者也。吳人以格音爲語端。「格」「句」一聲之轉，故吳曰「句吳」。越人用阿音爲發聲，阿於古音相近，故越曰於越。淮泗之間，列溜音於語末。婁溜疊韻，故邾曰邾婁。（今北方語無論名辭動辭，其下皆繫以兒「音」；兒婁本異紐而今相近，則邾婁之語偏行矣。）此古語因今言而通者也。

這種豎的研究法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流於武斷。我們用這種方法，最好還是偏重橫的研究，在同時不同的方言中，觸類旁通互相比擬，尋出一些共同的通則。若是豎的研究應該列入第三種歷史研究法。

什麼叫做歷史的研究法呢？就是第一步，舉例時，當注意每個例發生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例排在一處，第二步，先求每一個時代的通則，然後把各時代的通則互相比較，倘若各時代的通則是相

同的，我們便可合爲一個普遍的通則。倘若各時代的通則彼此不同，我們便應該進一步，研究各時代變遷的歷史，尋出沿革的痕迹和所以沿革的原因。這種方法，我們可以舉出唐鉞在國故新探裏白話字音考原七則之一，論「什麼」和「底」的關係，做個例子。

（一）什麼

關於「什麼」的來源，近人有兩說：甲以爲是「甚」之延長，乙以爲是「舍」之延長，「什麼」爲「舍」之切音。我的淺見以爲這兩說都只對得一半。

甲說以爲先有「甚」而後有「什麼」。但以作者所知「甚」作「什麼」解，宋以後纔流行。（姜夔詞多用「甚」字。）但唐趙璘因話錄載『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可憐？」對曰，「自家兒可憐。」』「是勿兒」猶言「何兒」。「勿」古屬m聲母。「是勿」即什麼。

摭言記韓愈問牛僧孺「且道拍板爲什麼？」景德傳燈錄卷五載慧能語有「汝名什麼？」「汝曾作什麼來？」「但問作麼生？」等，貫休及歐陽修詩也有「作麼生」。可見「什麼」在「甚」之前，「甚」乃「什麼」之促音，不是「什麼」爲「甚」之促音。「什麼」又省爲「麼」

乙說以「什麼」爲「舍」之切語。章炳麟新方言釋詞說：『孟子滕文公篇「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猶言何物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晉書元帝紀……「舍長官禁貴人女亦被拘邪！」「舍」字斷句，猶言何事也』。章氏謂「什麼」爲「舍」之切音還合理。但「是勿」似不能爲「舍」之變音：因「勿」入聲，有聲隨，音如 Muet，「舍」非入聲，無聲隨。「舍」漢時音近「尺奢」切，（據劉熙釋名及韋昭辨釋名（其音爲 Tsh'ia。何以至唐時會變爲「是勿」(Shiə-Muet)「是勿」切起來只能成 Shuet 至多也不過 Shüet。凡切語下一字，從無以入聲字切非入聲字的。如此看來，「勿」字必是另一個字。

我以爲「是勿」之是是「舍」字，而「勿」則物之誤。「是」「舍」雙聲相轉。「勿」「物」同音。後漢書禰衡傳注「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攽曰：『按注當作「物」』。是「物」誤爲「勿」，曾有其例。「何物語」即「什麼語」。世說新語言語篇『羊權……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敍，絕可想，是卿何物？」』又方正篇『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可見「何物」不是「什麼物件」，乃「何物人」之省。「何物人」爲「什麼人」，「何物」正

是「什麽」以「舍」代「何」則爲「舍物人」即「什麽人」。至「舍物」到底是先轉爲「是勿」而後轉爲「什麽」而後轉爲「是勿」很難確定；但似乎前說較合理，

集韻『不知而問曰「拾沒」「沒」音「母果」切。康熙字典「拾」字下云：「不知而問曰「拾沒」俗譌爲「什麽」。』按字典之說未必然。唐人作「是勿」「什麽」北宋作「拾沒」乃同音相轉。「拾沒」與「是勿」「什麽」都是表音，本無意義；不得謂「什麽」爲譌字；并且「拾沒」之前已經有「什麽」，更不得謂「什麽」爲「俗譌」。

宋人此語又作「甚麽」「什麽」之「什」字受「麽」字聲紐m的影響，而變作「甚」這種變化是語音史上常有的事。又有但作「甚」字的。朱熹語類兼用「甚」及「甚麽」，張端義（南宋理宗時人）貴耳集有『問韓侂胄是甚麽人？』即其例證。姜夔詞也止作「甚」。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都出南宋時）也這樣。詩話有「甚處」，「有甚罪過」等話。遺事又用「甚的」。「甚」字都是「甚麽」的促音。

（二）底

唐以來多謂「何」爲「底。」如「共飛有底急，」「干卿底事」之類。北史徐之才傳『之才謂坐者「個人諱底？」』「底」卽作「何」解；可見此語，唐以前已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問曰，『俗謂何物爲「底，」（丁兒反）「底」又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左太冲吳都賦云，「暇暇無數，㬠朒兼倍；原隰殊品，窳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後漢書禰衡傳『死公云等道。』「等道」猶云「何等道」也。可見以「等」代「何等，」乃三國時常語。「等」从「寺」得聲，「寺」从「之」得聲。上古音或爲 tai（都在反，）或爲 tie（丁兒反，兒唐時當是(ie)韻）或其他與此相近的音，均未可定。無論如何，皆與現代的「底」(ti) 音至近。今常州謂「何」爲 tia，福州謂「何處」爲 tie nê 或 tê nê，「何人」爲 tie nêug。tia, tie, tê 都是「等」的字古音之轉。切韻已經以「等」字爲陽聲韻目（參看觀堂集林卷

八；）廣韻「等」多肯切。是隋以後「等」已讀 teng，故顏師古那樣解釋「等」「底」音近的道理。

顏氏以「等」為「何等」之省也，不過一個假說。孟子用「舍」字作「什麼」解。按「佘」从「舍」得聲（「舍」省聲）从「佘」得聲之字其本來聲紐都是 dh，如「荼」「茶」（讀 dh, s, sh 者係後世之轉音。（春秋『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荼」作「舍」；是「舍」與「荼」音近，如此，則「舍」字本來聲紐也是 dh，或轉為 tʻ。語音史由 dh 或 tʻ 變 sh，其勢順；由 sh 變 dh 或 tʻ，其勢逆。以同韻之字證之，「社」从「土」得聲（據小徐），其聲紐本是 dh 或 tʻ，而今也讀如「舍」。此外古音 tʻ 或 dh 變為今音 sh 的例還多。可見舍的聲紐本來是 tʻ 或 dh，dh 與 tʻ 都容易相轉，那末，「等」是由「舍」以雙聲相轉而出。如此看來，現在方言「什麼」「啥」「偺」「底」古時都是同一字了。茲據上文所說，作「舍」字音變圖。（暫定）

舍字聲韻變遷略史

舍 dha 或 t'a （戰國孟軻時）	
等 tai（後漢禰衡應璩時）	舍 tsh'ia（後漢末韋昭時）
等 tai （晉左思時）	舍 shia（晉元帝時）
⋮ tai（?）	舍物（?）shia-muet
底 tie 唐	是勿 shie-muet（盛唐） 什麼 shiep-mua（盛唐） 麼 mua（盛唐至唐末）
tie	拾沒shiep-mua（北宋） 甚麼 shiem-mua ⎫ 甚 shim ⎬（宋元明） 麼 mo ⎭
底 tie 福州 ⎫ 底 tia 常州 ⎬（現化） 佤 tah 廈門 ⎭	"世毛" sie-noh 福州 ⎫ 甚麼 shim-mo ⎫ 什麼 shi-mo ⎬ 平津 麼 ma ⎭ 倭 sha 遼寧 ⎬（現代） 啥 sa 蘇滬 ⎭

六　方言與國語

方言是事實上難免的，國語也是事實上必需的。無論那一國都有方言，也無論那一國都有國語。我們看：日本人用假名已經八百年，至今橫濱人跑到九州地方，依然和到了外國一樣。不但日本，卽在英法等國，語音語詞又何曾統一？倫敦人到愛丁堡，巴黎人到馬賽，也要吃方言不同的虧。可見得地域上習慣上的障礙，決非短時間的人力能夠見效；但是各地方人對於全國語言所集中的標準語，就是國語，應該學習．卻是一致的。

爲什麼要學習國語呢？一則與職業上有關係；再則與感情上有關係；而生活的媒介，意思的發表，在在需要同一的語言，就是互相了解的國語。因爲從前交通阻滯，不曾努力提倡國語，各地囿於方域的習性，不但南北之見橫梗胸中，甚至一省之中也有江南江北、浙東浙西、湘西湘南，或是某某幫某某派的界限。觀於通商大埠的職業，幾幾乎某一種職業就有某一地人的把持。這固屬有別的原因，可是語言關係，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要解決這個問題，自然非提倡國語不成。再則，中國方言中最混亂的，多半是常用的詞類，尤以家族的稱謂爲最。例如上海叫姐姐做阿姐ㄚㄗㄧㄚ，漳州叫

母親做阿姐ㄚㄗ一，長沙叫祖母做阿姐ㄫㄪㄗ一ㄝ；那末，上海的姐姐跑到漳州，就高陞爲母親了，再跑到長沙，又高陞爲祖母了，豈非笑話！還有一層，有許多方言在某地是很平常的，但是換了一個地方便不能用，或者以爲罵人的話。譬如「蛋」字，南人常用爲食物名詞；可是北平人叫雞蛋做雞子兒，叫炒蛋做炒黃菜，叫皮蛋做松花，叫打蛋湯做木樨湯，叫水打蛋做臥果兒，——「蛋」字絕對不說，把牠當着一個很壞的稱呼，如渾蛋、壞蛋、掉蛋、搗蛋、滾蛋、狗蛋、琉璃蛋、王八蛋等是。一音之訛，一詞之差，判若天壤。要解決這些問題，自然又非提倡國語不成。

提倡國語，差不多中國現在的教育家，都認爲非常的重要事。可算已經經過討論時期，入於實行時期；何以宣傳多年，沒有收到什麼大的效果？官廳的不力，人才的缺乏，固應負一部份責任，但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般人不會研究方言與國語的溝通，自然不能引起學習國語的興趣，甚至感受學習國語的困難。因爲研究言語的方法，和研究物理的科學方法一樣。第一步，搜集材料，把牠分析；第二步，把分析的結果，歸爲若干類；第三步，用歸納的方法造作理論，再以比較的研究法歷史的研究法補助之。觀於歐人探討印度日耳曼語的精神及其方法，便可知道。倘若不了解全國方言的

眞相和魔力，使欲棄其所固有，而通習一種國語，似標準而非標準的標準語，不東不西、南腔北調的藍青官話，非但心有所未願，抑恐勢有所不能。請看現在江浙閩廣的一部份地方，不消說一般平民對於國語沒有什麼感情；就是號稱上流社會的人，也是各言其言，難得溝通的希望。還發生兩種現象：一種是鄙棄方言，互相譏笑，北人以爲南蠻，南人以爲北傖；一種是固執方言，困難苟安，而不肯用力國語。

我們爲解釋第一種疑惑起見，不得不將方言的起源，發育、異同的原理說明；使他們知道各個方言的價值，無害其發展。凡是一種方言，決不會永久不變；既變之後，仍有軌道可尋。果其推廣的力量大，應用的人數多，印刷在書本裏，已經養成一種潛勢力，不知不覺地就成國語。凡是方言都有做國語的資格。國語既定以後，凡非國語，仍有補充國語的可能。譬如現在無形中以北平語爲國語，但果有某詞類爲某地方所特具，文學家喜歡用，演說家喜歡用，也就公認爲國語。我們現在常見人用「出鋒頭」「掉鎗花」「槓木梢」「坍台」「蹩脚」「像煞有介事」……在語體文裏，看的人不以爲奇，可見上海話的一小部份有的也能做國語。反是眞正到地的北平土語，有一些必加淘

汰，不能傳諸久遠。所以方言是不必鄙棄的，大家都是一個源流來的，半斤對八兩，何必分什麼尊卑高下。一決雌雄！

我們爲解釋第二種疑惑起見，也不得不把方言和國語的溝通，說個明白，使他們知道國語的音韻、詞類、語法，儘管和各地方言有些不同；推本窮源，或者相同八九。國語的疆域儘管日漸擴充，方言的範圍並不因是喪失價值。從前顧炎武說：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故仲由之諺，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陽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

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字，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則學徒不至；李業興學問深淵，而舊音不改，則梁人所笑；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日知錄）

這一段話說得國語應該學習，方言應該避免，已很明白。不過因說方言，而被譏爲「白頭烏」被人「侮弄」，而公羊傳淮南子亦爲所詆譏，這是語言學上不許的。但是前清時代，吳粵之區，有人以能說官話爲榮，往往恃以欺壓平民，這種心理亦屬可笑。要曉得國語統一，是政治上教育上的問題；方言的價值，而文學上語言學上訓詁學上的問題。提倡國語是應該的；研究方言也是應該的；研究方言引起學習國語的興趣和需求，更是應該的。